





周忠毅公奏議卷之三

楚後學熊開元較

男 廷祚訂

請與鄒馮兩總憲竝去疏

福建道監察御史臣周宗建謹

題爲大臣求去旣堅小臣義當竝去懇乞

聖明准賜回籍以安愚分事日臣堂官鄒元標馮從  
吾以講學一事屢疏乞罷一時老成聯翩引避  
無不容嗟慨歎相與惜之臣以小臣不能強挽



其留豈敢妄援其去第臣自窮居授書嘗慨晚  
近以來學術不真人心好異學士大夫喜爲一  
種賣名市譽之事外飾町畦中藏巧捷心竊非  
之近見元標兩臣古心質行雅志率人在元標  
忠孝大節夙著海內臣固嘗淑其著述望如靈  
光而從吾一意躬行規言矩動不欺暗室不入  
時情所謂古槩槩君子也臣間與諸臣私評無  
不心服其高企爲難及適其公餘會講苦無棲  
坐欲于中西兩城擇地之稍遠市者葺一講堂

時臣同官馬逢臯楊新期相繼巡視西城曾爲  
覓有一房從吾以爲逼于官署不樂居之適臣  
接巡中城併論及臣久之不得其處偶于城隙  
存有官房數間尚無售主臣因舉以相復而從  
吾不嫌湫隘出價相償遂命司務臣呂克孝鳩  
工改葺臣亦竊聞其議今其房現在僅十餘間  
所費出諸臺臣所共贖不能逾幾百金之微以  
今緇宮道苑相次如鱗酒社榆盟紛錯如繡而  
兩臣以區區數椽遂來指摘嗟乎兩臣修身力



學幾盡一生何處青山不可自適而臣以偶值  
巡城之時實曾與聞此役輔臣葉向高作文記  
之亦曾附有臣名使兩臣欲去而臣不同之是  
一事而去留相背亦大非臣平生集枯不集蕙  
之本心矣昔宋治平間趙鼎傅堯俞以嘗與呂  
誨爭濮王之議疏乞同罷慶曆間尹洙亦願與  
范仲淹同逐臣卽自媿疎愚不知學問念居言  
路不敢聽講然而禁學之疏旣發在起葺講堂  
之後則兩臣拂衣之日正臣竊比古人之口也

伏乞

皇上察臣愚悃放臣歸籍俾臣以踣涼寒骨復還窮  
居授書本色臣雖跼伏田里有餘幸矣臣不勝  
惶悚待

命之至

天啓二年十月十四日具題十六日奉

聖旨講學已有屢旨周宗建以該城與事何必求去  
着照舊供職該部知道



中教文鄭兩史官疏

福建道監察御史臣周宗建謹

題爲時屆

嵩呼之會請開

霽納之懷仰乞收還成命以新觀聽以光盛美事臣  
竊觀我

皇上以首出聖明初登

寶極開科取士而

賜文震孟等四百人及第有差蓋前此未有之盛典



也榜下之日兒童婦女無不交相詠舞以爲一  
甲三人夙名時彥適副

龍飛首科之舉既復弘開妙選廣取庶常至三十六  
人以此卜我

皇上中興丕業人才蔚起卽震孟等亦無不人爭濯  
磨各忠奮翼用以仰荅

聖恩。竊知遇不意原者震孟以抗言時事遽蒙  
嚴譴降謫外補而吉士鄭鄭以申救震孟亦復竝謫  
夫八臣事君如子事父生成子奪皆繇君命

皇上旣以狀元吉士榮之而復以外補辱之卽兩臣  
敢不自懺其妄甘受如飴第念

皇上欲以外補挫兩臣而人乃反憐兩臣之戇數日  
以來街傳巷語輒各喜談震孟一事反若以其  
外補爲榮是

皇上之所爲辱兩臣者乃外論之所謂榮夫使兩臣  
得狀元吉士之榮未足而更益以外論之榮將  
使書生之名反重而

皇上以不能容一書生其威反輕臣爲



聖德計已覺此舉萬非所宜矧又非獨關  
聖德也

明旨不云首科取士乎凡士之進率繇諸臣等置而  
狀元獨爲

天子所賜故雖一人進退每關氣運盛衰追念

神祖末年丙辰以履鼎貽羞已未以註誤淹抑一時  
人情大爲懊恨以爲晦塞之占今幸

龍德初升羣英畢聚

皇上既親拔一夙名之震孟而賜之乃復以語言之

微疵而請之是

皇上于龍飛之始方見休徵復來否兆在震孟狀元  
之名易世不能奪而

皇上于首科顧獨受棄失狀元之名且當此嵩呼

萬歲時四方諸臣鱗集輻輳方將舞手蹈足伸眉豁

眼共仰

聖朝有非常盛舉一快其胸中積想而今所見者乃  
一斥逐狀元之事使其傳之天下皆謂狀元外

補爲累



朝未有之典相與咨嗟欷歔共惜盛事之無終而  
轉情

聖明之有憾其何以聳觀聽而新海內乎故臣爲  
皇上計莫如

召還震孟并復鄭鄮之選或量加薄罰俾兩臣悔其  
狂直仍柔之以史局之閒且得奪其忠名仍予  
之以科名之格是

皇上之所以寬兩臣者反所以誣兩臣所以伸兩臣  
之宦者反所以貶兩臣之價卽爲

皇上懲兩臣計法亦無善於此且臣觀

明旨重譴之意止以震孟比擬失倫致十

聖怒而不知震孟原疏止因痛忿臣下精神不貫故  
有取譬之旨其疏見在可以覆按固未嘗敢指  
及

君父也百諍臣論列人主人主尚優容之而

皇上乃代爲臣下震此雷霆且代爲臣下受虧損  
聖度之名非臣心之所安也日見閣臣屢揭請救未



登允臣等叨居言責顧未見有一人爲

皇上申言此義以助閣臣之請者臣竊耻之故臣敢

以此進惟願

皇上乘此臨軒受賀之日大開

霽納示以優容俾諸臣子快覩兩臣之還歡欣告報

轉頌

聖明譬諸青霄之下迅電偶作忽爾祥雲景曜復滿

太虛其爲精彩更自萬倍區區之忱誠爲

皇上非爲兩臣惟

聖明實垂諒焉臣不勝激切待

命之至

天啓二年 月 日具題 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不必黨救周宗建如何又來瀆擾該

部知道



申救三御史疏

福建道監察御史臣周宗建謹

題爲謹因遵

旨會議仰見

睿慮周詳懇乞

聖明更賜平懷以昭新政以全盛美事臣幸逢  
皇上初登寶位運履中興凡有敷陳悉蒙圓轉  
聖心廣大無不踴躍至于追思  
聖母純孝自天一時臣子捧觀



聖論誰不悽其欲痛念

聖衷之久鬱思盡播于羣心豈復有人敢懷異議而屬者

天威斯赫

嚴旨中頒臺臣賈繼春旣以狂愚致干

聖怒張慎言高弘圖兩臣復以息爭亦蒙切責然止

一令會議一着回話仰見

冲懷詳慎欲採衆論于大庭

凜慮寬平必不求多于臣子側窺

聖意敢不仰承而竊有微衷更欲一吐臣聞君猶天

也天不以匹夫之憾而增威君猶父母也父母

不以子之失言而遽怒故輕言誤信者臣下之

無知棄過匿瑕者

君人之大度若使一物偶乖遂至明威震疊以

天子而與人相較反若爲臣分過以

聖主而兼忘愚昧適足表我能容臣所心祈正無窮

盡臣又聞如絲如綸王言有體矧

皇上初政聿興人情瞻仰一言之播關係匪輕倘有



微激便煩

嚴示

綸音之下有失春溫人惕寔威事求將順恐於  
聖世似屬非宜且我

皇上篤孝之誠舉朝既爲感涕當日移

宮之事臣子久已分明卽繼春風聞致誤語涉疎  
率小臣之愚亦何足計至於慎言弘圖二臣之  
心正恐後來議論借此生端故特出一言兩爲  
分割本爲息紛初非佐闔此其仰體

聖孝默護科臣尤爲洞了在臣等外庭方幸此疏一  
出藤蔓俱除猶妄意

皇上俯鑒二臣之忱憐其用意之苦豈期

明旨翻爲惑聽是使二臣一片杜囂去擾之赤心反  
爲旁觀冷視者所竊笑設使後來

國有大疑

朝有紛辯皆將指二臣以爲戒箝口不言其於人  
臣持祿養安自爲身計則甚便矣其如

皇上之國事何哉



皇上于顧命大臣義同一體今聞外庭頗咎相臣不能從中調護謂失票擬之權未盡回天之力使其無詞以對羣下

皇上誠念憑几之託何忍貽之外議

聖慮躊躇終當不安則臣于今日又不止爲

皇上惜且爲

皇上之待相臣惜矣臣叨受

皇上拔擢之知恨無髮膚可報又心知

聖明無已之孝誰無母子至情顧臣不爲三臣起念

而爲

聖主深思終覺平心付之者於前此之

聖諭更自悽然可想危詞壓之者於如天之

聖度反似缺陷不完臣俯仰再三終難自默用敢披

瀝愚悃干冒

宸嚴伏乞

皇上察臣之言非專救解仍將臣言并

勅會議其于初政所全實多葵藿微忠不敢不盡臣

無任戰慄待



命之至

天啓元年又二月十二日具題十五日奉

聖旨

申明法守恭范得志并教徐驗封疏

福建道監察御史臣周宗建謹

題爲

國紀漸弛異萌屢見謹剖愚衷以勵官常以正世  
風事臣竊惟天下有順治而後有威嚴有官方  
而後有法守威之行也能使四夷震九宇懾而  
其本乃在郊圻之整肅法之飭也能使百官輯  
萬民齊而其原乃在京秩之清明以臣觀今日  
之



輦下偽印之猾類發五城盜鑄之奸公行都山殺  
人近在

禁門而侵帑時聞漏網可謂無法極矣然猶巡視  
諸臣可得而糾之也若夫南都豐鎬之地獨非  
皇上之畿甸耶乃近日之南中何脊脊多異也青衿  
譟而挾辱風紀之官可異也左道興而妄煽蛇  
山之號可異也捏刻謗書而巧投齋宿之地可  
異也熱中卿寺而詭飛請劍之章可異也而其  
尤可異者以曹孽而橫開糾劾之門以曹郎而

強爭臺官之柄者近日刑部郎中范得志之論  
謂其為今歲拾遺范醇敬子也為得志者不能  
幾諫其父使其善于鄉評則亦已矣乃猶橫口  
詈人若欲建旗鼓而思一逞者此何為也卽其  
所論允成諸事臣隔在遠無從知之第思允成  
職備法官公符相涉自亦常事卽令果有參差  
何難互相商確胡遂執以為據而信信焉遽列  
彈章若借以為難端也豈其習見前年承貳曾



有辨言官以借資者其事漸以成習其風漸以相流而因效其輩以自見耶抑其一十四載之京居饒有破綻姑假此以自遮匿耶而總自臣下之無法守始則總皆近日之異萌也使法守一飭而各官其官方將自奉其職之不暇又暇以其餘力而闖入爭鬪之場耶臣于是而慨世風之不振又竊歎振世風者未嘗不在人也自輦路不脩而獄犯如土 鵬者尚得搯刀筆而弄

精神乃孫準一割而 鵬就斃固中遂消一奇妖矣自士途日混而作奸如李大元者尚得托贗鼎而冒太學乃姜逢元一疏而諸僞畢陳衆衿遂知有顧忌矣自碑訓不嚴而神棍如趙維清者尚得鼓利口而凌執法乃蔡毅中一示而羣邪盡肅成均遂知有典型矣至於政虎方酣得臣堂官趙南星一疏而邇方頓肅荏蒲方熾得臣鄉撫臣周起元一榜而偶語遂消然則法紀之壞自有人壞之于其壞也仍可以人而興所謂因地而倒者因地而起



皇上誠欲求振飭于今日事終無奉法遵紀之人而  
可謂一歟遂不復振一素遂不復張哉乃日者  
皇上之降謫驗封司官臣又不能無疑焉臣聞司官  
徐大相者素以發抒忠憤爲我

皇上守法者也卽其居封司時聞于陳乞諸疏極其  
慎重駁而不舉者多矣乃偶以

先朝薛蕙請贈一事而遽逢

聖怒夫蕙之忠直千古猶芳

聖世表章之典原與一時覃恩之例絕不相同特其  
分割欠詳使

皇—驟疑爲近來陳乞故事今聞銓臣旣已申明此  
義卽大相此請初非濫觴倘以素能守法之官  
反蒙不能守法之責以

皇上求臣守法之盛心而反使人有爲法受過之不  
測臣恐臣之能守其官者反懼矣臣以愚戇荷

託

聖恩非不欲逢迎緘默如時情之所云善則歸  
君者第臣以君子之道事



皇上而願正人之伸不敢以小人之術逢

皇上而喜善類之斥區區之忱不能自己故敢略剖  
其愚若此伏乞

皇上明勅臣下各守典章毋使異孽小臣得以逢世  
而旁撓言路仍乞

俯矜素能盡法之臣鼓其忠貞則

國紀常明而世風常肅卽有意外之異萌終亦無  
自而作矣臣不勝惶悚待

命之至

大啓三年六月初三日具題初六日奉

聖旨該部院知道



糾郭鞏疏

福建道監察御史臣周宗建謹

題爲科臣橫肆愈滋惡口牽纏無了謹昌言直糾  
喚醒狂詩以掃言路之穢以救仕路之厄事日  
臣有疏駁南臺臣徐世葉無端附會并一點醒  
人情之迷初未有觸于科臣郭鞏也乃近接鞏  
一疏刺刺不已累數千言其鄙俚穢褻幾不堪  
讀臣儘可付之忘言顧其支牽蔓引不復可解  
若不一爲駁正將其莽悍之性終身不醒以謾



言而貽笑仕途猶可言也以羅織而盡空善類不可言也臣于是不得不一昌言直糾之矣夫鞏之終篇泗擾不過爲熊廷弼一案臣查去歲刑部擬罪一疏奉有

明旨謂熊廷弼控制無方王化貞棄城不守兩臣鐵案已定縱有暱者誰能寬之而鞏乃葛藤牽合至無了日旣欲因一廷弼而株連數十人又欲于數十人中追遡臣所條陳之疏披枝搜葉語出不倫乃動輒以封疆爲題臣請卽與鞏言封疆之事夫遼陽四衛壤地千里皆封疆也李維翰楊鎬袁應泰等皆失封疆之臣也元詩教之力主催戰趙興邦之賄賣邊官皆誤封疆之賊也使鞏而果爲封疆起念則自應泰身殉而外其可腐心切齒者豈宜後于廷弼胡不見鞏之公正發憤竝請誅鋤也卽使鞏以恩怨起念不得釋他人而專攻廷弼則亦攻一廷弼而足矣又何必盡數十人設爲保舉之阱而兼攻之也且使鞏而果欲嚴保舉之法則薦鎬薦維翰



薦應泰等者皆保舉之人也胡又不見鞏之腹  
目豎髮而反若爲之寬解其詞也且鞏不嘗簡  
疏牘中之薦王化貞者乎當時諸臣見其進據  
廣寧其志可尚誰不交口頌之迨其後信叛迎  
降棄城奔竄非人所能逆料使果如鞏之嚴于  
保舉則又將盡取諸臣之推引化貞者而復織  
爲一案不又將有數十人乎不幾一朝之上盡  
罹保舉之條乎何鞏之昏而不及思也至其尤  
可恠者楊漣擁護

冲聖不知有何獲罪而欲舊冢臣處之周朝瑞首荷  
召還其名豈不更美而欲以保賊加之熊德陽江秉  
謙等同作逐臣方將共邀起用而乃欲終身錮  
之劉一燝身爲宰輔何據而遽指之爲逆族周  
嘉謨竝叨

顧命何因而強坐之以機關毛士龍放棄已久何事  
復啣之于刻骨王安益惟不具何忍復借之以  
媚權至于理學何仇而至詆之爲糜俸講學何  
罪而至處其爲盜藪方震孺于進關之役旣苛



責以不死之非而陳王庭于三路之敗開鐵之  
亡友欲爲微不次之賞凡此皆鞏之顛倒而不  
可解者不知鞏自

召選以後有何憑恃而狂躁不經遽至于此臣試請  
與鞏平心叅之方今

聖明御極山藪爲空一時老成忠蓋半出  
賜環然皆懷誠抱樸如不勝衣其視生平奇節特行  
未嘗見于面目卽與鞏共還

朝者亦多深患長慮恥作叫囂乃鞏獨不自忖度  
橫行無忌惟終日以開囂爲得計而以賊害爲  
美題迫逼人以不得不言而盡露其醜又何鞏  
之愚也然臣終不忍盡言以傷同譜之誼姑聊  
敷其大槩如此如必欲迫臣盡言而鞏之爲鞏  
恐不堪再說矣伏乞

皇上勅令郭鞏改滌肺腸早調狂疾念

賜環之盛典則當盡結草之微忠感

君父之隆恩不當懷左右之私惠論一事止須就一  
事末類未勿得牽連別案以相戕卽論一人止



須臾一人定是非勿得期起株連以禍衆告  
君宜存大體毋再陳糞穢之汗言陳說須核真情毋  
空墮泥犁之業種且熊廷弼惟一生嫚罵致令  
人與爲仇今郭鞏乃百倍咆哮恐亦鬼將矚室  
臣因糾正其謬而并爲拈破其迷惟我  
皇上震以雷霆大爲提醒庶使言路從此有清明之  
日而仕路亦從此無矛刃之驚其于世道關係  
匪淺若臣之舊疏與廷弼之起用各爲一案臣  
前疏言之已詳固無所容其再剖也惟

聖明實裁斷焉臣不勝激切待  
命之至

天啓三年二月十一日具題十四日奉

聖旨熊廷弼罪案已定不必爭辯言官論事但當據  
理直陳是非自見不得蔓衍牽纏有失敬慎這所  
奏知道了該部院知道



駁余世葉疏

福建道監察御史臣周宗建謹

題爲臺臣抹殺情形無端附會謹一一剖明前後

事案以質公論事臣惟天下有劃然而不可移者時與月也有相隔而不相蒙者形與勢也有各自成一公案而不可互相混者事與情也此卽尋常舉動其中頭緒尚自井井況乎封疆之事日異而月不同事任之來前成而忽後敗若不考核事勢參稽時日必欲執後事之敗着追



前事之情形盡抹去中間一切端委并不細問  
從來疏牘而暗襲機關謬肆排擠此不亦宇宙  
間一大怪事哉臣閱邸報見南臺臣涂世葉疏  
論朱童蒙之勘熊廷弼而并引臣兩年前舊疏  
亦欲以此爲臣罪案臣讀之且歎且恠且憐世  
葉之不熟于

朝事有如此也臣請爲

皇上一一陳之

國家自有東事來累次用人始則用李維翰而無  
順破陷繼則用楊錦而三路喪沒又繼則用熊  
廷弼而被劾以去旣又改用袁應泰而河東遂  
亡此遼陽前一截事案也遼亡之後用王化貞  
于廣寧又再用熊廷弼爲經略兩臣以戰守不  
和 兵一渡叛將迎降一則棄城而遁一則望  
風而遁河西遂陷而兩臣議辟此遼陽後一截  
事案也兩案之分判若星淵前後之局較若黑  
白其時之相隔則一載有餘其事之不相蒙則  
成敗迥別臣之疏在辛酉二月十八日時經臣



袁應恭方侈言城撫順收降夷自謂得策識者  
憂之而臣因有條言東事一疏大略言守遠之  
策必先自固而後能勝人因言往者決計自強  
鑿濠峻堞使人有固志而後乃城瀋陽屯奉集  
相形勢布聲援殊爲得着此卽世葉疏中所引  
述語也以往日之遠而度守遠之策卽令世葉  
從今計之能不以臣言爲石畫乎迨後河西不  
守應恭身殉臣之言未嘗不驗況查臣疏稱引  
不止一人現在名流濟濟多臣疏中所及初未  
嘗專舉一廷弼也旣而諸臣累薦廷弼屢奉  
明旨臣查吏部覆疏中所稱述甚多竝不及臣疏一  
字則以臣疏久置高閣想亦略而不及採也及  
後廷弼旣用

恩遇頓加臣方私歎

朝廷禮之太重且以廷弼聲勢方炎理當遠避竝無  
一字談及弼者今世葉乃謂後之用者議者皆  
據臣爲定案夫果爲定案又何獨遺臣疏不載  
乎以條陳之末議至與



遣勘之目擊者相提而論更不大可異乎況乎一人  
之身前見才而後見過始得筭而後失着者正  
自累累卽引薦人者前得功而後得罪古嘗有  
之蕭何嘗薦韓信不聞以信叛而何受誅魏無  
知嘗薦陳平不聞以平無行而無知被罰富弼  
嘗薦王安石不聞以安石變法而弼見貶卽年  
來爲維翰薦薦鎬薦如楨者亡遠禍本俱此三臣  
未聞有一指出者今乃欲借一熊廷弼爲陷穽  
盡執諸臣一二推引之言織數十人爲一案且  
不察弼與化貞兩臣致敗之繇而混以封疆兩  
字以激

聖怒而盡一網此則近來諸臣設謀陷人之計方將  
借此爲舊輔劉一燝一不了罪案而何世禁之  
迷而墮其術中也至朱童蒙素與臣無相識卽  
近爲講院一事童蒙恨臣入骨嘗思有以中臣  
乃欲與臣同類而共訾之又何昧也臣觀世禁  
之疏似無他意但見有郭鞏疏出不暇察其用  
意所在以爲新題可喜姑以此湊合之曾未覽



及從前邸報及該部當日覆用之疏而謬以誤舉加臣其論臣雖太不情而臣亦諒其心之太疎矣至于世業發論既爲察典臣請卽以察典言之夫察典者

朝廷厲世磨鈍一大權也總六年臣子之品而辨其操守核其職掌以爲衡而去留之此

祖宗二百六十年來不易之法也今乃欲舍其職掌不論去其操守不論止借一熊廷弼爲題目而以快一時之欲以媚一時之寵見有直觸臣

力扶正類挺然特立者而惟恐其去之不速欲自爲固結進身之計而借此以爲贊焉而因而排抑一代之正人因而詆毀一時之道學因而剪去當戶之蘭因而廣布樹棘之手奸如元詩教趙興邦等而反欲力保全之忠如楊漣周朝瑞等而反欲力排擠之

皇上有賜環之德意且將及于侯震暘熊德陽江秉謙等而預爲遏絕之

皇上有用舍之大柄當與天下共見共聞而陰爲把



持而力制之諸如此類不一而足根本之憂將  
來方大世業生于道義之鄉不能一爲匡正而  
反乃推波助瀾欲以佐小人之力而掃清議之  
公惜乎世業之見不及此也臣性負慙直忤世  
已多至一疏而彈魏進忠二疏而請與鄒元標  
馮從吾同去三疏而申救文震孟等凡此皆臣  
忠于我

皇上之微悃而不謂人情之忘臣專以此也令世業  
而知人情之欲借臣以爲贊于進忠則世業之  
自悔失言當不待臣言之畢矣臣見世業疏既  
遲而又方當察期不敢先時具疏今知察疏已  
上故敢冒昧直陳臣卽拚一身以爲數十人解  
羅織之寃臣死且不朽矣惟我  
皇上俯鑒而垂察焉臣不勝激切待

命之至

天啓三年正月二十九日具題二月初一日奉  
聖旨該部院知道



叅張我續疏

福建道監察御史臣周宗建謹

題爲國法原無游移之案賢臣忍開妄意之條謹  
據事剖陳以質公論以昭

聖斷事臣惟人臣之惡至於叛逆而極

國家之法至於討叛逆而止故使其人誠冒大逆  
罪在不赦則誅之惟恐其不嚴伐之惟恐其不  
急除君之惡惟力是視亦復何忌何嫌脫使其  
人原無大罪而鑿空而議懸虛而坐意所欲重



則重之意所欲輕則輕之將使

朝廷之法可上可下於告密者之口而人臣之罪可  
擒可縱於轉換者之心則其視

國法太嚴而視天下亦太無人矣若督臣張我績  
之初逐布政周著也心思其存城之功而妄誣  
以浮珠之罪舉

朝之人無不謂其良心盡喪恣意顛倒一時公論  
業已大明其繼勅原任少卿劉時俊也始旣叙  
述樊龍訴詞歸之賊人之私忿旣又述其軍中

販賣歸之時俊之姑息似已早成一公案矣乃  
近見其敬剖良心一疏則又忽而坐時俊以卑  
汚入二子以通販且又祈

皇上以解網而曰臣之妄意若此臣乃讀而歎曰夫  
我績奈何以妄意兩字又欲擅出入人罪也臣  
請得爲

皇上一一剖之夫法者緣人之罪而定者也人之罪  
則又以罪之證而定者也今我績謂川人之詆  
時俊者曰賀奢寅曰稱千歲曰受其知生帖此



其所據爲卑污者也卑則謂時俊而果賀奢實也果受其知生帖也果稱千歲也此卽可謂之跋逆不可謂之卑污我續自當直陳其賀奢實也誰見之其稱千歲也誰聞之其持知生帖也誰得之不當混混曰川人之詆時俊而已也卽川人有詆時俊者亦當直陳其誰姓誰名不當混混曰川之人而已也乃前後兩疏止消歸於川人而直以己意斷之曰卑污曰非大逆則是我續止聽提弄於川人而已全無主張也若曰因無實據而姑以卑污之微罪坐之耶以此快一二川人之私忿則是我續以督臣而代一二川人報睚眦之恨借

國法以伸私隙是我續者固一二川人之奴也是亦莫大之卑污也若曰實會有人見其投賀實會有人聽其稱呼實會有人拾其單刺而我姑諱之以混託于川人則是我續又故縱時俊而以川人爲脫卸地也此又與于不道之甚者也乃我續又曰訴出賊口未必盡真若爲時俊求



寬也者大果真也通遊大惡誅之宜也族之宜  
也不得以賊口而寬之也夫苟不真也則豈特  
賊口不真并其所云賊口者又誰聞之誰見之  
恐皆不可謂真也日監軍道臣戴君恩之叙述  
渝城事也日與樊龍對語者再與張彤面誓者  
三與彤之僕私約者又不啻再三其時相訂執  
欵追訴致變之因無一不吐使果時俊構之則  
乞憐求免之時宜更無先此一語矣何竟無一  
字及時俊也於筆楮陳之而反於口舌失之于  
隔城訴之而反于覲面置之於四月之朔追恨  
之而反於五月之內遺忘之臣已不能爲解矧  
有一川人者耽耽其旁乃不能面質時俊潛通  
一語使諸臣共聞以爲非出陷害之證何也我  
續不能如此一一詰問使直截痛快明坐時俊  
之罪而乃以未必盡真四字斷之以謬附于罪  
疑惟輕之指欲破

祖宗之法而從我續之妄意此又何以說也乃我續  
又日劉昱劉暹密遣兵船違禁販賣而又拏獲



真贖真犯送于時俊若是則昱等之罪案早定矣何前疏漏而不載也果明知而故漏之是實昱等以欺

皇上也果昔未知而今知之又安見前此之非初情而今日之非捏造也借非捏造也自當直提各兵鞠其遣在何日證在何人各兵自所給口糧之外果餘米幾何爲其私賣之贓自火藥已賣之外果餘藥幾何爲其現贓之證卽其贓賣已盡果現獲贓價幾何爲其敗露之跡如是而明

正其罪豈不成一堂堂督臣彈壓氣象而直以笑而釋之歸之時俊若一聽命時俊而無可如何者不知時俊之所釋者有幾人乎抑止所遣誘賊羅現之一子乎抑羅現之子果曾供有劉昱劉暹手授其火藥幾米鹽幾乎抑曾獲其贓價幾何果曾收貯在官乎果盡獲也而我續姑隱忍縱之是我續不能爲

皇上守法安用有我續爲果一無獲而混混以各道之具稟懸中人以重法此又與推卸川人之詆



時俊者同一含糊之說又何以爲賊犯之真也  
乃我續又曰時俊室廬已經焚劫而直以已意  
歸之士兵之無律夫室廬焚劫正時俊訟寃一  
大證據使未被焚劫而我續故爲此言以寬時  
俊是又我續私時俊而欺

皇上也使旣被焚劫而我續乃以已意懸斷爲賊兵  
之誤及是我續旣以懸斷卑汚者出時俊之罪  
而復以懸斷焚劫者入時俊之罪也時俊度終  
不肯捨實據之事受我續懸斷也然臣因是而

竊歎時俊之禍有自來也彼其快口招尤不悟  
戈矛之集體褊心觸忌不知事會之非時方且  
津津焉道督臣之相知聒聒焉爭撫臣之沮餉  
勃勃乎有帷幄上人之氣自謂平蜀在其掌中  
而不料一蹈危機遽成罪府功名念熱明哲心  
昏臣謂時俊殆淺人也亦癡人也從古淺而見  
猜癡而得禍如時俊者何可勝數獨惜我續雖  
愚何至徇人而忘已人情雖巧何至匿已而借  
人料時俊之衰年將盡并欲殺兩子以杜好還



之天道知通逆之公論共明遂欲織販賣以快  
殄滅之陰謀嗟乎嗟乎不其太甚也哉昔宋夏  
竦深怨石介作詩貽刺常欲報之會狂人孔直  
溫謀反搜得介書謂介詐死因誣富弼遣介陰  
結契丹起兵已爲內應欲發介棺驗之時杜衍  
呂夷簡等力訟其寃介棺始免弼僅得貶安撫  
使又萬俟卨與岳飛有隙因誣與張憲逆書云  
其書已焚飛坐繫兩月無可證者大理卿薛仁  
輔李若樸等竝言其誣竟以傳會羅織卒罹寃

死此兩事者千古而下尚爲雪涕時俊卽不敢  
望古人顧其事之有無左驗頗與相類臣非敢  
學仁輔等之訟飛杜衍等之訟介惟乞  
皇上乘今監軍道臣戴君恩

獻俘之便如臣前所陳說一詰問之更集川人之  
臣于京者一叅質之如果前事一一有證卽重  
戮時俊爲不臣之戒我續當更受發奸之旌如  
果一一無證而姑舍其父仍陷其子以此爲剪  
草除根一法恐天地鬼神實有所不容也臣草



疏已畢適見君恩有揭投衆有疏上陳累累千  
言業爲時俊剖辯其寃始知君恩當日之報原  
非本心今日之辯適存公道獨惟我續身爲大  
臣支吾轉換作此昧心殺人之事故敢聊一直  
陳以附于執法秉公之義臣心甚平臣固非苛  
求于我續也惟

皇上實裁斷焉臣不勝惶悚待  
命之至

天啓二年十一月初五日具題初八日奉

聖旨這事情已有旨着法司質問戴君恩卽與完結  
張我續不必苛求該部知道



再糾張我續疏

福建道監察御史臣周宗建謹

題爲危城垂陷可痛督臣詭遁駭人請將督臣治  
人之法還治督臣之身卽

賜立斷以洩公忿事日者諸臣先後論列督臣張我  
續坐視黔危遷延不救詞嚴義正真足奪我續  
之魄而快忠義之憤矣然臣猶望其幾日以來  
應卽遴選健將督率勝兵速赴援黔有如

勅諭之所示者猶可急救危城少追斧鉞乃近聞我



績則已直下江陵儼然開府且以荆門爲一歇  
脚地矣臣聞之不勝駭異何我績之敢于負

國欺

君忍心悖理一至此也臣請爲

皇上先指川黔之道里及赴援之形勢而後及我績  
之竄歸引避種種罪狀夫黔在蜀南蜀在黔北  
而遵義一府則黔蜀咽喉之界中連平越下達  
貴陽不過二百餘里爲入黔第一捷徑我績念  
果急黔則渝城一下之後卽宜坐扼遵義使黔

蜀氣脉相通而後安奢兩酋無處聯合旣足爲  
主三善之後勁又可銷各土司之奸萌此一定  
不易之穩着也乃我績漫不一顧坐視遵義折  
入安酋黔旣失險而蜀且進狼謂非我績一大  
失機乎然使我績果不棄黔則偏師襲取爲力  
尚易從此取路直逼黔省豈不電舉颺發旦夕  
可至乃我績膽戰賊氛魂迷私室恐繇此直進  
未免親行遂舍此直捷之路及迂道而退歸楚  
地復欲繇楚而渡辰沅計其轉展跋涉不啻四



千里之遙一兩月之久以呼吸垂陷之黔其望  
救之急豈止倒懸厝火而我續乃故作此遲迴  
以僥倖于黔之或保則仍以赴蜀故智與闌入  
于叙錄之中計黔之必不可保則詭言提兵赴  
難仍脫身于敗局之外近見我續  
勅旨命臣一疏則已明明設此公案以爲他日攘避  
之端矣我續之自爲計甚狡獨不料道里之遠  
近赴援之時日其能掩舉

朝而欺

皇上乎且使我續而果欲至偏沅也則兼程而進直  
抵沅境尚可自解而何起馬之檄乃云至荊州  
蹙繳也夫荊州非有事之國也計其封土沃饒  
素稱天府我續而于此建牙擁其一十七房之  
歌兒舞女偃仰酣適誠足爲得計矣獨計

朝廷設長劍大燾以榮我續合四大省以重我續挈  
數十萬金錢以恣我續夫固謂一方有警卽當  
合力以赴今使圍城將陷烈士垂亡遠如滇粵  
尚欲責以應援隣如鄖楚尚欲望以相救而身



庸其事目見其慘者顧友覓路而竄身擇居而  
偷使不救人于衣帶之近而迂迴于三省之間  
不知我續具何肺腸有何線索而揚揚自恣全  
無畏忌至此且聞我續近貽兵曹一書叙述黔  
事而未有感于棄廣寧之說津津有味言之若  
不卑棄黔之爲恨夫

皇上以封疆之事付我續而我續乃敢萌棄封疆之  
心計今區域之內不過十有三省果盡如我續  
一方有急卽議棄一方將黔急而棄黔滇急而  
棄滇川急而亦棄川楚急而亦棄楚天下止三  
四張我續輩而已割棄無餘矣不知我續身荷  
國恩何忍懷此逆天悖義之想上干

九廟之譴而明玩

皇上之法哉若謂蜀新殘破無處可以安頓我續之  
室家供應日豪無處可以備陳我續之水陸侵  
沒之

內帑不便久留遐方外宅之健兒無計消其暴橫  
姑以退遁一着擇便地而窟焉不知



朝廷特派總督果爲何事豈荊州肥富之地苦無一人逍遙坐鎮必得如我續者侍妾數十後車百乘而饜飽其中乎若曰西川亦足自適無奈川人之憎惡何也不得不遠徙避之夫川人者固我續所時援以爲謀人之寀者也以爲設謀之陷寀則一二川人如著蔡以爲逃避之根因則全川之人如眼釘不思我續在川川人誠疾首矣彼荊州之人亦有何罪而獨爲我續所饜足也且我續自視平日氣燄可如也在中州則劾馮盛明矣劾吳璠徵矣在西川則劾周著矣劾薛來胤矣劾劉時俊矣我續于諸臣何等凜凜乃身當四省之任日見兩地之危始則首鼠不前旣則抱頭先退使西川之事朱熯元獨任其難平越之兵王三善獨身其苦貴陽之積屍幾滿撫按之望眼將穿而已顧盤桓往返如在局外且猶詭言發兵明欺

君父試卽以我續之律諸臣者還律我續盛明未聞變而先歸我續之旣當變而潛退者何如也瑞



徵乍聞變而避難我續之坐視變而不救者何如也著能力保危城尚苛索以悻悻我續之一籌莫展貽敗江門者何如也來胤之托病請歸誠當責以逃避我續之逍遙得意汗顏反施者何如也時俊構陷之獄一無左驗尚欲坐其卑污寘其二子我續之百醜俱備彰著三省者何如也在他人則一疏再疏抗言而託鷹鷂之擊在已則一錯屢錯捧首而效穴鼠之逃在他人則爲私逃爲浮躁爲大逆爲卑污可以任其所

欲加在已則宜進而不進不宜退而退全師覆而藉口他人遵義失而束手無措可以任其所欲避在他人則逮者逮削死者死流離者流離若一一盡快我續之欲而在已則封疆失而不顧兩軍敗而不知撫臣剪髮按臣刺血道臣投繯而不惜若不能一有加于我續誠不知廟堂之上更有何長取于我續而百倍他人之罪案獨寬我續之雷霆又不知我續一身更有何事可稍容其自贖而信我續之言以治諸臣者



獨不能持諸臣之案以律我續此臣節節推求而不能爲我續一解者也伏乞

皇上一一詰問我續始何以逗數月而入蜀後何以虛遵義而不守何以不從近地直逼黔城何以託言

朝命縮身荆楚又何以止荊州而不動何以付黔蜀于兩志

朝廷有何負于我續而養賊不殺我續有何仇于史永安輩而坐觀不救要見妾媵酣淫果孰與

君父之急難一身貨貝果孰與節鉞之寵榮務使我續一一登答請從司敗一根究治以不依期進兵策應之律如是而

朝廷尚存有功罪之準則臣子定自有報効之忱且使繼我續者不復敢再效我續之轍川黔之事庶乎猶可爲也不然而仍聽我續戴冠歸里挾其捆載聲伎而酣然自適驕語勞臣將我續一生得意全在荊州一走其又何以激勵人臣而責之死綏卽我續又何以謝前此諸臣于白簡



也臣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

糾本兵崔景榮疏

福建道監察御史臣周宗建謹

題爲直糾昏樞崇奸誤

國之罪乞卽鋤黜以快公憤事竊念東事敗壞以  
來在

朝諸臣無不愁危忿激各矢憂心獨觀樞臣崔景  
榮恬然自得絕不介意誠不解其何故且聞其  
私語遠事自謂的信云必無妨臣等外庭猶意  
其果有所聞有恃無恐而孰料景榮一承部務



卽引大逆劉保在爲耳目每有謀議輒喚提攜  
一日之內三吐三握孜孜有味者惟一逆保之  
言是信是崇景榮曰何兵可調保則曰某處兵  
少不堪調景榮曰何將可任保則曰某將資不  
及格不堪任景榮曰可來否保則曰三岔河  
天塹之險必不來蓋盡景榮之心腑灌入逆保  
之奸欺于是必不來之說保則密地而獻之  
景榮景榮亦復密地而語之朋輩昏迷光景略  
似表應泰之信賀世賢者夫乃知景榮之所謂  
樞謀皆逆保之方略景榮之所謂的信皆逆保  
之奸誣景榮之所爲欣欣自得皆逆保毒藥之  
所蒙蠱夫中樞重地

皇上方將恃以折衝萬里而景榮于肘腋之近昏瞶  
若此倘非仰仗  
天威叛賊投首臣不知景榮之賣

國家而危

宗社者作何究竟也更可異者逆保之誅通國爭思  
共啖其肉而景榮猶若痛惜其死不立刻刊布



榜文以奉

皇上傳首之旨京師重城之設規制全非而景榮反稱盡善力阻築臺以甘墮賊人四面之敵臣卽不謂景榮遠有他意而據此形迹已犯天下臣子通恨卽有百口其何以自解矣伏乞

皇上卽將雀景榮立賜鋤黜仍追奪其新得

誥命毋若罪樞黃嘉善以喪地辱國復盜封廕而歸庶使後來任本兵者惕然自警其于邊事不復敢欺此乃今日

新政肅清之第一務也抑臣猶有請者

君德宜英不宜柔

聖度宜廣不宜狹嘗溯本朝

英廟以九齡登極

世宗以十六繼統

皇祖以十歲乘乾當時紀綱法度何等明飭輔導大臣何等才略海內邊防何等安輯今

皇上英年過于

列祖已不可謂冲齡且值



國事多艱尤當日求請習伏乞

御門臨朝之頃時

賜清問使臣等得吐一言面陳時事仍乞

嚴責輔臣以無欺明恕諫官以慇直以摧抑言路之

威摧抑克穢之林材以疎斥小臣之憤疎斥私

佞之李本固貞邪緩急了然易決敢因論崔景

榮而併及之惟我

皇上垂察臣不勝迫切待

命之至

大啓元年五月初二日具題初六日奉

聖旨遼瀋變告以來本兵章疏可按何得以風聞苛

索崔景榮已有旨了



論魏掌科救王僉院疏

福建道監察御史臣周宗建謹

題爲科臣借端誣陷圖逐忠良謹據實糾正以伸  
公憤以伐隱謀事日見科臣魏大中疏論僉都  
御史王德完謂其近疏定大獄一款有議寬李  
如楨楊鎬之意臣讀之不勝駭愕夫如楨及鎬  
禍

國之罪舉國所恨請誅請殛三尺童子無不知之  
近因大奸旣獲羣心相疑其求速斷以清內患



累見章疏此正德完所謂羣臣大夫通國之公  
論也因見

朝廷久不賜決故德完疏語兩致詰問意專在于飭  
法凡有月者誰不共曉後見

明旨有從寬之說臣等方相私訝謂與德完疏指不  
合殊非其求決之意而不虞大中於前後語氣  
盡行削去止摘其發端兩言指爲德完罪案臣  
于大中實所不解且大中自視德完何如人也  
方當

神廟宮闈不測之時舉

朝惴惴莫敢一言德完獨甘萬死保護

孝端默扶

先帝至庭榜百餘死而復甦迄今談者尚有餘痛幸  
得遭逢

皇上復見登庸至與鄒元標兩人後先竝起一時臣  
子聞風慕義誰不指此兩臣爲魯殿靈光明堂  
彝鼎惟恐其一日不安于

朝且惟恐其直心見忌于俗風波末世安穩難期



而孰料橫誣醜詆遽有大中者出而欲排去一人也

皇上選拔大中授之省席草草三疏會無規正而傾誣辣手獨先試于

先朝羽翼之精忠九死回

天之耆碩卽其巧借兩重囚爲題目似可箝人不言而不知德完疏語正可其質且大中不深諫票擬之寬而直攻決斷之請今觀其疏中獨以狠心毒口罵盡德完若有深恨于中而不能自禁者誠不知大中是何肺腸也臣子良心未死決非大中一人所能抹殺但使一時召用諸賢忽見大中無故而謀逐一首安

國本之孤忠恐諸臣之功在德完後者亦宜慄慄無色廻腸自憐忘

先帝之深痛而傷烈士之丹心臣卽愛大中不能爲大中解矣臣公憤所激義難隱默然終不能盡言以傷雅道聊與據實糾正如此伏乞

皇上立勅魏大中改行易心無從此多事之日再翻



私口賊害忠良庶

中朝臣子不復敢有挑闢論訛獻媚趨時貽羞言路者亦

國家無窮清淨之福而專意滅之第一義也臣

冒昧直言伏惟

皇上垂察

天啓元年五月十五日具題十七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題明經撫罪案疏

福建道監察御史臣周宗建議

題爲平剖經撫兩臣之案以息羣紛仍急議處置  
畫一之法以圖固圉事臣昨有塘報隔絕一疏  
謂河西情事未見的确撫臣化貞現屯關外猶  
望其羈虜一着尚有機括經臣廷弼旣在關門  
猶望其接應化貞俾圖善後乃頃接據臣方震  
孺報及撫臣王化貞疏雖詞句稍異而其出處  
情形入關先後大略已具乃化貞似終介介于



廷弼之不和至以大兵潰敗官舍降。悉坐之  
弼而絕不見一言及于制。馭虜之策則化貞  
於是乎失其本心矣。近見伸撫臣者謂先還在  
經伸經臣者謂坐失在撫調停其間者謂兩臣  
均罪無分重輕。臣則平心虛論願一質言之。必  
使目前之是非先明而後日後之着數方定。夫  
撫臣王化貞侈口不足平者也。經臣熊廷弼  
苦口不可玩者也。據撫臣之所恃者曰河東  
之內應也。曰西民之發憤也。曰西虜之助順也。  
曰我兵必置之死地而後生也。然間者兵刃未  
交。大兵隨潰。可潰于河西者何。獨不可潰于河  
東。在鎮武可望關而逃。則在河東何。獨不可履  
水而遯。河東之民既圖內應。何河西之民先思  
迎賊。不識撫臣東渡之日。能不携孫得功。黃進  
而前乎。未見一虜而挺刀先叛。乃深入賊穴而  
効死前。驅世界有此事乎。西虜不肯遏賊于我  
主。彼客之時。乃肯用命于裹糧遠戰之日。巡撫  
不能驅使百姓于高牙大燾之前。乃能約束兵



士于宿莽荒煙之下此不可以欺三尺童子而  
謂進兵一遲壞其成筭將誰欺也此撫臣之罪  
案也不必勘而後明者也至於經臣廷弼挾氣  
負高則不能無罪疾呼嘲誚則不能無罪過寬  
輔臣欲殺之而移書四出則不能無罪爲封疆  
失事引咎則不能無罪然細觀其屢疏及見聞  
一述諄諄慎修守而戒躁動者非失也其述中  
有云鎮靜而勿慌厚集而勿散閉匿而勿揚內  
防奸細外拒間諜者非失也其云登萊蹙其後

廣寧扼其前俟有成筭而後戰者非失也卽其  
抵關稍先一日自亦一罪第不知當此風鶴皆  
兵之日巡撫奔潰之時而早無一人當關控扼  
恐內潰之勢一解難收卽廷弼今日之嘔心難  
明終多此一退而關內外數萬潰卒數十萬竄  
民恐亦不可無人整頓也此經臣之罪案也亦  
不必勘而後明者也前者功罪一體之說自是  
激勵經撫正論然使就中若無分別則經臣之  
憤志結衷卽死亦必不心服譬之適兩岐之路



者一人指東一人指西驚東而墮坑塹反執指  
西者而病詬之其人能心服否此又朝論之定  
案不必更紛紛者也至于今日制馭之法且無  
先爲張皇頃者 兵之來原非傾巢 故專憑  
奸細奸細未通必不輕動卽西虜挾賞原非豕  
突今但收拾現兵五六萬專責經臣扼住山海  
道臣無罪如張應吾邢慎言者留之如高出胡  
嘉棟者殺之鹵莽失策悞壞疆事如撫臣者今  
旣已進關內當詰問其果有機宜尚能聯絡西

虜尚能仍屯廣寧則當責之善後許以贖罪果  
無方略坐困書空力竭志衰不能再振則請從  
轎車坐問失地處置旣明人心自奮仍再

遣風力廉幹廷臣四五人東自一片石西至雲中跋  
履山川畫地分視烽堠殘缺者若何修明墻臺  
頽廢者若何增築將領庸劣者若何更換軍士  
老弱者若何選補卽用所發

帑金刻時舉事春夏二時備力完功以備虎慙素  
囊吉能諸酋東西聯結乘秋入犯之彙爲費自



簡爲効自倍更於登萊之間時出銳師一二萬  
以撓四衛而驚 之膽自此休息二三年元氣  
壯盛再議恢復

國家大計猶可爲也奈何釋此不圖但欲扭經撫  
使同罪且欲伸撫而屈經乎大抵

國事處分失當繇是非不明是非不明繇成心不  
化前此成心之害已不小矣故臣敢冒忌一直  
伸之明當事之得失卽可以責將來之後效轉  
危爲安實賴于是至于樞臣行邊臣非不服其

忠勇第往事惟經撫不和故至此今又以素不  
相和之樞臣復掣其肘臣前疏所云兩虎共峒  
勢必相齧者是賊未窺山海而斷送山海之根  
基卽此又伏矣臣自矢獨立不倚不固但見  
國事之利害不見人情之東西臣之此言久以告  
之朋友非發自今日若有借此摧殘喜滋議論  
者此固非臣空虛無物之本懷所敢知也惟  
聖明立裁斷焉臣無任悚息待

命之至



天啓二年二月初六日具題初九日奉

聖旨該部院勘了來說

周忠毅公奏議卷之四

楚後學熊開元較

男 廷祚訂

論收天下大勢疏

福建道監察御史臣周宗建謹

題爲欲收天下之大勢須先定立國之規模敬陳  
轉害爲利轉弱爲強之術以祈早決

廟筭事臣竊謂今之天下以爲極破敗之日矣又未  
始非極可收拾之日以爲大虛耗之世矣又未



嘗非大可整頓之世何以明其然也方事之  
初發難也我方有除克雪耻之憤而又習見  
皇祖初年有東盪西平之勇于時言犁庭掃穴者則  
躍然起言老成慎重者輒拂然怒虛張一泰山  
壓卵之象以行其鹵莽滅裂之謀故雖明知其  
遽難收拾而不得不爲虛耗以自大明知其遽  
難整頓而不得不爲破壞以輕嘗譬之大家巨  
室見侮小人不惜傾貲破產以殉之以爲爭吾  
祖宗之體面此當日已敗之規模也實當日之  
勢使之然也若今日之事可謂破壞極矣而臣  
以爲反可收拾可謂虛耗極矣而臣以爲反可  
整頓者何也蓋自有遼事來徵兵索餉海內騷  
然至于遼陽之役議兵十八萬議餉八百萬廣  
寧之役議兵三十萬議餉千餘萬于是兵則募  
之各邊募之齊楚募之蜀募之浙募之江淮閩  
廣之間餉則索之

內帑索之加派索之事例索之抽扣及一切苟且  
之政而又且徵車牛徵器甲徵火藥徵馬草徵



米豆而又且爲登萊運爲天津運日率數千石  
人從事于驚濤颶浪之中與海若爭一日之命  
凡此皆前史所稀見之擾九有所未經之毒而  
國家皆盡爲之略計五年之間消耗餉金者不啻  
五六千萬戕傷人命者不啻幾十百萬而究竟  
兩河偕亡一邊遂失然則我之困于一耗于一  
一隅者言之真不堪痛哭矣然臣謂

國家雖不幸而丁此挫折爲我極敗極辱之時臣  
猶謂幸而敗且辱者及今早見尚未發于五年  
十年之後使我之物力雖匱而尚未盡匱兵力  
雖空而尚未盡空人心雖散而尚未盡散臣紀  
雖衰而尚未盡衰從今圖之天下之大勢正可  
借此以收而

國家之精神正可從此而復之困我者未必非  
所以利我而我之見弱者未必非所以見強則  
臣請畢臣之說焉往遼陽一鎮額兵八萬一千  
九百戰馬四萬一千八百年例主客兵餉數十  
餘萬又加以將吏之費不知凡幾今遼陽去而



所需之兵有數矣山海十六里之邊牆及喜峰  
一片石諸口卽多計之不過七八萬兵而足矣  
加以永平添鎮又不過一二萬而止矣又加以  
通州之五千天津之一萬登萊設防之二萬總  
合兵之大數不過十三萬而止又加以山海各  
鎮之馬匹不過三四萬而止較之往日額兵之  
外所添不過四萬餘耳繇此而計十三萬人之  
餉絜輕補重每兵約二十金不過二百六十萬  
餉而足矣若馬草之需與遼陽之費相抵固無  
煩于增加也又繇此而統計將領之費每兵百  
名設隊將一每千設裨將一每五千設叅遊一  
每萬設大將一比而約之爲百夫長者不過一  
千三百爲千夫長者不過一百三十爲叅遊者  
僅二十有六爲大將者僅十有三而足矣卽寬  
計其費而長百夫者食五六人之糧長千夫者  
食十五人之糧叅遊食三十人之糧大將食百  
人之糧又不過二十萬之餉足矣較之往日額  
餉之外所添不過一百八九十萬餘耳此則今



日兵餉之定數也以此而較年來議兵議餉之數不過十中之二而已夫使連年之費止存其二是年年可以損出七八百萬之財力年年可以損出二十餘萬之兵力是雖陷我兩河而我未嘗不受失兩河之益我雖棄地千里而未嘗不受棄千里之利失地喪師雖負

祖宗莫贖之耻而省兵節餉未嘗不爲今日保守之資蓋因其困我而轉借以爲利因其敗我而轉借以爲強從來英雄豪傑遇窮地而反通值絕

地而反生者往往有之此臣所謂雖破敗而反可收拾雖虛耗而反可整頓者此今日一定之規模也則今日之勢宜然也乃臣所可痛惜者天下實有可收拾而無如自趨於破壞天下實有可整頓而無如自促於虛耗又何以明其然也兵部日事兵矣而不計其處之兵應幾何某處之兵存幾何某不足應補某有餘應裁某人

之募者應用某人之募者應消止以多寡去留聽之旁論而已且無定筭焉此兵事之無規模



者一也戶部日事餉矣而不計某處之額餉幾  
何某處之額缺幾何但計入之分數而不復酌  
筭其出但計出之分數而不復清核其消止以  
有無盈詘聽之陳請而已且無定則焉此餉事  
之無規模者又一也夫兵與餉天下之兩大權  
也今使樞計大臣已且先無把柄何所據以核  
人已且先無冊籍何所憑以革弊尤可恠者九  
邊之臣方其告無兵也則曰兵以援遼空矣及  
其告無餉也則又曰餉有故額存矣在兵部則  
處處之懸濳虛在戶部則處處之餉皆滿臣終  
不得其解也夫治天下猶理家然僮奴千指無  
不欲相欺相利以蒙主人乃爲之家督者復無  
一定之筭持而課之第任其自往自來自支自  
豁不一過而問焉則家衆安得不懈而家事安  
得不消此臣所謂有可收拾而無如其敗壞有  
可整頓而無如其虛耗者也以臣爲今日計誠  
急取兵而核之兵則一如臣所定之額急取餉  
而核之餉則一如臣所定之額急取將吏而核



之將吏亦一如臣所定之額其畫爲式也若某  
之置子必不容爲增損若鼎之鑄書必不容爲  
游移若方圓之就規矩必不容爲改易使邊臣  
持以爲則而不敢妄異于意外廷臣信以爲準  
而不敢妄議于局中一切突起之變修築之費  
欵虜之賞則姑以

內帑應之而不得中分于額內繇是取軍伍而肅  
之而散亂者汰精果者庸取國紀而明之而游  
談者誅欺罔者逐取一切冒濫之恩數而除之  
毋再市恩而布利取工部諸商之冒破而塞之  
毋再中飽而旁漁取一時諸才望爲巡撫而久  
任之毋再輕轉于朞月取一時諸進士爲州守  
縣令而就近選之毋使其避危而驚遠取一時  
諸才臣爲備兵使者而隨地任之毋使其樂內  
而苦外更取天下之加派而酌之當蠲者蠲當  
減者減約足與一歲之增餉相抵毋使其混派  
而橫徵繇是大頒

聖諭以收拾節約之意明布告于中外以示



聖主一意休養生息之仁使天下曉然知

朝廷不重此一塊土以再擾百姓使百姓曉然知

國家卽失此一塊土原無損威靈

君臣上下條然有準而軍民內外寬然有餘如此而  
三年五年卒遇大有爲之才遘機恢復固自可  
期卽繇此十年二十年無隙可圖而審時量力  
我圍已固此誠今日一定不易之規模臣所謂  
賊不能困我而反以利我我不爲賊弱而反以  
賊強者在人聞之似以爲駭聽而臣則斟酌天  
下之大勢而決度今日之

廟謨恐雖有智者不能不如臣之所筭者也夫臣之  
言平常簡易之言也然如臣之言而天下尚無  
損其爲天下脫不如臣言而高者輕談恢復卽  
使廣寧果得而顧此旣空之城不知又從何處  
聚十萬之雄兵又從何處措幾百萬之糧餉欲  
竝關守之必無此兩倍之物力欲棄關守之又  
恐如王化貞之潰逃若下者專事款虜而虜不  
可恃虜且卽爲 以苦我虜果可恃我已分伐



之半以事虜使天下依然受害如前日將終  
歸于無可奈何之地而一決必不可收一敗必  
不可復則天下之大勢盡去而

金甌之壞恐正不煩 之內犯矣臣嘗見治廢家  
者取房舍之頽破者而易置之取荒蕪之賠補  
者而割去之其主若督習勞忍怨汰冗去浮毅  
然盡改其平日之孟浪而數年之內家復大振  
此亦今日立國者之罕譬也臣目見人心無定  
大業將危而又念其勢正在可爲之日故敢直  
吐其愚望當事者覩臣言而一收圖焉毋曰此  
書生之常談而不足聽也臣愚幸甚天下幸甚  
臣無任惶悚待

命之至

天啓二年七月初九日具題十一日奉

聖旨這本說得是戶兵二部酌議具奏



酌裁兵餉疏

福建道監察御史臣周宗建謹

題爲議餉須清用餉之源議兵先酌用兵之地謹  
請詳言近勢以期樞計大臣實心謀

國事竊惟

國家自有遼事來策兵策餉諸凡見於條陳者不  
啻舌敝墨渝卒未嘗有畫一之法可裨實用者  
但知興利而不知除弊但知添兵而不知用兵  
無惑乎終日議餉而餉愈不足也獨戶科都給



事中周希令核餉一疏言多石畫臣嘗再三讀而歎曰令主餉者盡遵此說何至仰屋攢眉至付之無可奈何之地哉臣因謹將近事不可解之故條爲數端與樞計諸大臣商之夫兵之與食不可相離之物也今主兵者皆言某處應用兵若干某處應添兵若干而獨不言某處之兵應以何處之餉某項之兵應以何項之銀兵同聚米而餉若鏤空此臣之所爲不可解者一也卽主餉者亦皆言某項可興利若干某事可生財若干而獨不言某項之可減者若干某事之可豁者若干入同珠玉而出等泥沙此又臣之所爲不可解者一也然此特僅言其槩也更有近事之不可解者山東之地沮河濱海登萊一帶則山東之邊壘也護山東者宜莫急登萊矧有三方布置之說則登萊一路又廣寧之要道也卽應廣寧者亦莫急登萊今於山東內地突議添兵五萬僅議割五之一以佐登萊卽撫臣趙彥精心碩畫必有遠見第以今日之勢而相



度齊右之形則屯濟上者不過爲萬一不虞之備而備登萊者乃爲今日必救之着今登萊之兵旣不可減而復添此四萬內地之兵則添兵一萬卽有一萬之安家卽有一萬之器具卽有一萬之車馬衣甲卽有一萬之官員將領必得二十餘萬之餉始足以供一萬之兵合四萬計之當得百有餘萬之餉不知此餉從何取給譬之救饑寒者不急目前衣食之需而先爲倉箱積谷之計其計非不良而不稍迂乎此臣之所

爲不可解者一也督臣王象乾以饑饉老臣急國赴邊自不可無貔貅之旅壯其行色第當此多方窘竭之時而酌緩急有無之用則得萬人爲隊添其壁壘亦已足矣今聞招募之議多至四萬夫添兵四萬則必添餉百萬夫此百萬之餉不用爲進取之資而姑設爲防守之備不猶之救疾病者不急目前療死之劑而廣搜苓朮爲延年計其爲計非不良而不稍迂乎此又臣之所爲不可解者一也至于廣寧之兵斗米千錢



日苦枵腹如按臣方震孺所備述者其言甚痛  
第臣反覆思之諸兵之食仰給官家官家之粟  
運從海上遼陷以來聞督餉侍郎之海運者不  
啻幾十萬矣卽寬計之亦當足十萬人數月之  
糧何至各兵疲餓煩糴買於民間至以

帑金一兩而僅易一斗粟哉頃見經臣近疏始知  
米豆多積海岸半至浥爛夫以巨浪驚濤十辛  
萬苦之餉而竟以轉運不接使有餉不以飽兵  
上而以委風沙是他方之憂憂貧而無策而河  
西之憂憂富而無策也此又臣之所爲不可解  
者一也夫此諸不可解者秉軸大臣或別有大  
計而不及言樞計大臣或念有顧忌而不敢言  
臣久藏于中欲一言之今更不言又何時言也  
以臣計之所議山東五萬之兵合請停募止將  
現募之數分撥登津而登于進取更近則當盡  
撥浙閩之兵合之江淮之數付之撫臣使不苦  
于坐困則一酌畫間而減去四萬之兵卽可減  
去百有餘萬之餉矣合以所議薊鎮之兵量足



一萬以壯督臣其餘悉請停募則減去三萬之  
兵即可減去七十餘萬之餉矣現在川兵將至  
毛兵已來合以此數盡發廣寧此兵既齊則現  
在之兵如按臣所云似人似鬼涕泣不前者約  
可汰三四萬則汰三四萬之疲兵即可減去八  
九十萬之實餉

朝廷原非開一大養濟院於遼西決無取象人塗馬  
空糜財賦又非發一點名冊於

又何必使

殘骸頽魄湊數沙塲此卽經臣近汰疲兵之法  
諒必不以爲不然者也今使樞計諸臣蒿目竭  
心不能歲添百萬之財何如一舉筆間便可減  
去三百餘萬之餉不猶之言興利者坐增國家  
以三百萬之財也哉而直是湯置不理豈其恐  
傷撫臣趙彥之心不知彥之素守急公必不以  
此爲嫌又豈其恐傷督臣象乾之心不知象乾  
老成謀

國亦必不以此爲訝也夫治天下猶理家然當家  
事紛紜之日不從一切無益塞其滲漏而終日



告逋典債東索西求則雖日入千金必不能抵  
漏卮之潰今不核兵酌餉而徒事搜求即使天  
地爲鑪滄海爲府其能歲供一千餘萬之財爲  
我五年十年之用哉勢必不能則惟有坐歎立  
稿叩

聞而乞

內帑內帑終有盡時恐不煩 兵三四年間天下  
大亂作矣臣目擊時勢躊躇隱憂不敢不詳言  
其端伏惟

皇上卽下戶兵兩部立時具覆實見施行仍

勅督餉侍郎專意料理本色接濟河西併議海岸搬  
運或倣董搏霄人運之法或仍酌派車牛從長  
計議以成畫一之規以爲兵食之準以助經撫  
諸臣進取之用區區之愚頗有裨益實非空言  
臣不勝惶悚待

命之至

天啓元年九月十三日具題十六日奉

聖旨該部酌議具覆



酌議遼餉疏

福建等道監察御史等官臣周宗建等謹

題爲遼餉本色宜寬經費弊端宜塞敬陳流通樽  
節之規以裨

國計以實邊儲事臣等伏讀戶部遼餉一議窮思  
極慮幾於寸心欲嘔百孔俱搜竊惟從古國家  
之貧未有甚於今日者然而

國家非真貧也多取而不能盡多取之用則取愈  
煩而愈窮日入而不能當日出之支則入愈多



而愈耗號理財者不從肯繁之處酌其利便觀  
其會通而惟欲削下以求盈叩

閹而告急一有不應則有攢眉相向以爲天下第  
一難措手事嘻亦弗思之甚矣臣等請卽以遼  
餉言之遼兵現在十三萬餘歲應支銀二百五  
十萬兩支米八十八萬石有奇而此外將上之  
祿及牛騾之費復不與焉數不爲不多矣然而  
金錢之輸非饑能食而寒能衣者也聞遼左每  
米一石須銀六兩卽其市斗較寬以內地之斗  
較之亦不下每石四兩矣夫以四兩而償一石  
之價以四倍而當一倍之供則是輸銀百萬僅  
足抵二十餘萬之用卽使兵士之食取足內輓  
而民無餘粟可以相通其視粟旣重則其視銀  
反輕口腹之給旣難則百物之市皆貴衆兵卽  
日得銀五六分亦僅足當內地一二分之鬻買  
國家卽日費萬金亦僅足當平時二三千金之分  
給夫以窮按極索萬難萬痛之金錢而賤而用  
之一至於此徒使上有竭澤之漁而下無濟邊



之實不亦大可惜也哉則臣等有說于此臣觀江南楚浙江右諸處所不足者非米粟也請以諸處加派之銀卽于本地一準時值糴之民間約銀五六錢便可得米一石小民捆載求沽適足便其市糴之願樂歲粒米狼戾正宜收之豐稔之餘于和糴之中而寓轉輸之術卽使歲有凶穰地分荒熟要亦可常得米數十萬石資爲邊備臣請卽於每年漕艘之便以五十擔囊爲五十每艘量令加帶交頓天津仍量給以脚糶五擔計漕卒往來率帶私貨卽量添此米不足抵其一二而又恤以脚力又何苦而不從天津海道旣通渡遼費當無幾常使遼陽一帶每歲輒添數十萬之米粟卽不妨平價而授而一倍自可收兩倍之利且使本色流行諸價各減衆兵得一分受一分之實惠而

國家養一兵有一兵之歡呼士馬飽騰軍聲自壯此于守遼實爲至計而況此法一定可以備山東一時召買之窮可以免淮上截漕渡海之患



可使新經臣坐展赤心籌虜之效可使遠人永  
破閉城枵腹之虞一轉易間諸利具興計臣又  
何計不及此臣等所謂流通之說者此議是也  
至於經費之孔自

京國以迄郡縣自腹裡以迄邊圉自官廩以迄襍  
需自外供以迄內庫自上侵以迄下冒自吏隱  
以迄民逋種種諸端皆爲弊藪而臣所最惜者  
則無如夏稅綿絹一項歲費銀一十四萬八千  
有奇黃白蠟茶一項歲費銀三萬四千有奇甲

字庫之顏料歲費銀二萬七千有奇丙字庫之  
額絲歲費銀一萬二千有奇丁字庫之顏料歲  
費銀二萬七千有奇乙字庫之皮張約諸省直  
率歲費銀數萬有奇南京諸庫之絲絹花布約  
歲費銀十萬一千有奇而浙直之綾紗

京師之夫匠約歲又可減銀數萬有奇各項之水  
脚諸費約歲又可減銀十餘萬有奇夫此數者  
使果歲歲盡登天府一一無有侵漁亦足見

國家有預蓄之饒定額有難破之例今則名雖隸



于內庫大半蝕于奸民臣爲令時親見各處包攬大奸於前此諸款盡侵入已至三四年足影不一涉于長安而所謂綾紗一項則萬曆四十年前者尚堆貯于通州臣曾親訊其事堪爲浩歎

皇上試召問諸內監歲歲之入果如額否則奈何當此

國用告窘之日令此數十百萬之金錢上不在

國下不在民中亦不在中官而獨盡飽于郡邑巨奸之腹不亦深可惜也哉卽各監所心恡而不願折者止以餉墊諸小費臣請折納之歲明以此費歸之如科臣周希令所疏陳者豈不公私兩便卽諸內監亦有何害而不一爲之至若此外有驛傳宜清曠軍宜核冗官宜汰屯糧宜查如近日計臣所條畫者歲復不下數十萬金合之皆可以佐

國家之急臣等所謂樽節之說者此議是也卽此兩說一則轉賤而爲貴以暗補其貧一則化虛



而爲實以明濟其乏臣謂

國家非真貧者非空說也乃臣等又竊有疑者先  
年加增兵餉一欸原爲征倭征播而設事平之  
後累奉

詔書蠲除已久獨臣鄉江南至今輸納計蘇松四郡  
已不下幾萬金近經撫臣力欲清查而以道臣  
請告未及竣事卽近聞海上有增添之兵不過  
千人僅消萬兩亦可以別項緩徵相抵何至以  
此遂爲定額使東南民力旣欲使其應遠兵之  
加派復不令其被

詔旨之寬除是

國家常若有一倭一播一併困東南此賦額中  
之最不平者此亦可以流通之意而推豁之者  
也乃臣等又竊有疑者近如

大婚一費卽不能如

皇祖朝之省儉五六倍之亦不過三四十萬而止而  
御用承運二監所請幾至百萬有餘縱金珠禮  
不可缺而臣恐費雖累萬買無二三則奈何以



敲骨吸髓之民財而供烏有子虛之冒破臣等  
查

皇祖開採以來各方稅監歲進金珠甚多卽經  
兩朝賜賚之後其存恐亦不少留之

宮中止爲長物何不一

賜簡發可免召買之半矧此大費計部度不能應勢  
必請之

內帑臣謂卽

內帑亦自可惜何不留爲

皇上異日軍國大計之需而必欲耽耽爭嗜耗累年  
之封藏而後愉快此亦可以樽節之意而推行  
之者也臣聞天下之財止有此數善理財者固  
不能使天雨粟鬼輸錢也卽號殷富之國不能  
使錙銖之取爲泥沙之用也昔管仲相齊首通  
輕重之權齊遂以霸李悝相魏取有餘以補不  
足雖遇水旱饑饉糴不貴而民不散魏卒富强  
劉晏主唐計變通有無曲盡其妙使國獲利而  
無甚貴甚賤之憂此三臣者皆不言聚歛而言



流通又臣聞宋陳恕爲三司使俾商人各條利害恕爲次第三等曰下等滅裂無取上等取利太深惟中等公私皆濟吾裁損之可以經久行之數年國用以給又王堯臣爲三司使時元昊寇邊軍興用廣言利者率主厚賦暴歛用益不足堯臣曰國與民皆弊矣拜命之後乃推其財利出入盈縮計其本末先後一爲條目使就法度期年公用足而民富實此二臣者又皆不主加增而主樽節此亦今日制

國用者得失之大較矣臣等少讀史傳其言曰不加賦而用自足始甚鄙之及今而知其言之確有所本非復後世腐儒之所可及今天下財用竭矣若不如臣等前說而第欲沾沾焉爲一切剝取如鬻爵賣儒度僧抽典之類要皆瑣屑寒陋非

天子經理一世之規又如纒纒焉爲一切美論如部議所謂筭存留查里甲清課價索牙錢諸如此類言之可聽行之實難經



國大臣須酌天下之大血脈而均調之使上下相濟方稱善術若必竭流而取使絲毫盡入于成額紙上便畫爲金銀豈特百姓零逋勢所難免抑且世間利孔忌于無餘臣等久習爲令知之頗真凡若此者皆非臣等之所謂足

國者也計臣心盡力窮其于議餉諸款臣等深服其詳然半引其議而尤半爲參酌以仰告之

君父亦欲借

聖明之睿筭及宰相之遠謀可以破積弊而洗濫觴會大通而規長久臣等之心猶之計臣之心也用敢合詞以進惟

皇上採擇行之將歷年貧匱一朝可克九塞空虛立時可轉上無損于

內庭之借下不礙于典禮之費當事者又何憚而不爲也臣等無任懇切待

命之至

天啓元年閏二月初四日具題初七日奉

聖旨該部酌議具覆



論遠事在用人疏

福建道監察御史臣周宗建謹

題爲軍國主持宜定

廟筭用人爲先懇乞急持

宸斷以保大計事臣自備員以來拊膺揮涕日夕所  
憂惶而不釋者惟有遼陽一事臣曾首以爲言  
愚臣之衷知有敗報者久矣乃日聞瀋陽一陷  
臣心欲碎猶謂

皇上御朝之日定有大臣面陳方略



皇上動色勅諸臣以戮力詢大計于羣謀作何等驚  
汗竦仄之狀具何等痛哭嘔心之猷而靜俟崇  
朝倏無定畫豈諸大臣中尚有以不必張皇之  
說進者耶瀋陽旣去虜馬如風往來倏忽倘令  
遼城一下山海之地不復可守山海一危登萊  
一帶盡在虜殼奴賊旣乘于東大虜復逼于西  
廣寧一帶又非復我有矣各處皆危而  
都城之內有何可恃市棍成羣奸宄萬狀一有緩  
急言之寒心此之危直剝床之災非僅震隣之  
恐也而諸大臣中猶復泄泄相視莫肯爲  
朝廷用一破格之人莫肯爲

朝廷擔一任怨之事意欲言而瞻顧於旁人之掣肘  
心欲吐而趑趄於言路之摧殘嗟乎嗟乎誰非  
臣子誰無肺腸而忍視我

皇上之孤立而不一援身被我

皇上之恩遇而不一報扶顛持危能無深痛誠爲今  
計初無奇策惟有用人一着爲目前第一緊要  
百凡防禦總藉人爲而臣所欲用之人非猶夫



人之所謂用人也平時之人橫金結綬赴闕生  
歡今所欲用之人必被髮纓冠誓身死國者也  
平時之人安車緩轡徐徐吾行今所欲用之人  
必擊楫枕戈矍鑠自薦者也平時之人小廉小  
謹標格自持今所欲用之人必不衫不履不傍  
時趨者也平時之人求封求廕畫錦在懷今所  
欲用之人必仗劍出門不與妻兒作別者也以  
如此事任如此人而旁揣者猶爲之銖銖而較  
曰某向以某事而退某向以某人而歸某曾經  
駁于彈文某曾身掛於察典某爲習氣之未除  
某爲功過之不掩不徘徊于銓司卽旁撓于私  
口嗟乎嗟乎抑何其忍於忘

君父之封疆哉臣謂今日之事愈急勢愈難矣求人  
於今日亦太晚矣若復悠悠緩緩於所當用之  
人不從片時立決如張鶴鳴之却步未前熊廷  
弼之擬議未用卽前此論兩臣者人咸服其無  
心而猶欲聽部覆以相延猶欲稱引疾爲罪案  
臣不知其解也卽兩臣一山一水豈不欲求自



適而臣爲

國家計不得復爲兩臣惜也兩臣爲

國家計亦不得自爲惜也計惟速招之來並集

輦下使人心有所恃以爲壯而事急亦有所藉以

爲謀如巳巳之變城中有一于謙調度而城外

亦賴有石亨石彪之策應庚戌之變城中有一

徐階主持而城外亦賴有仇鸞等之聲援當日

臣子雖多未聞此時便忘亨等之成功也又如

原任吏部郎趙邦清者其人卽素稱任氣然臣

嘗觀其治滕諸狀及讀其論遼三書似有成畫

以此人而置之危地卽不敢必其有何奇績而

死守勿去可以立保與其欲留爲別用何如卽

轄之遼陽臣不知

朝家一尺之組與數百里之封疆果孰重而孰輕

也又如董應舉之先幾遠識能預料遼事於二

十年前臣亦嘗觀其策遼諸牘於後來之事了

然如見則急宜優之京秩資其謀議而不得遽

推填撫寘之遐方又如徐光啓之精心考究於



一切兵甲器仗火車火工城守攻禦之具無不  
具有成製卽其人近儒習不必責之戎行而自  
可

召還以備

慎問又如韓萬象之綽具才鋒劉時俊之饒有心計  
卽其人一棄山林一經近摘不敢輕言重用而  
要其赤膽熱腸定可以資半臂

國家當此大危大難之日不急急爲樹人之計而  
猶復斤斤爲平時株守恒格恐一越格而人言  
及之惴惴焉畏譏彈如畏虎亦何見之太淺矣  
雖然臣所列者皆棄而不用及用而猶被言者  
也若臣前所舉如王在晉涂宗濬熊明遇李邦  
華朱光祚等此其名姓久歸衆望惟在用之各  
當其才又若臣所確知科臣楊漣其沉謀遠識  
足壓一時尤宜亟資其幹濟而現前卿座如林  
郎階如積其間真才真膽正自有人臣卽不敢  
竝列其名計掄才者必當懸鏡而精求之矣從  
古天下事皆仗天下人爲之樂毅以一人興燕



廉頗以一人存趙郭子儀以一人定安史之危  
李晟以一人平朱泚之亂裴度以一人成功于  
雪夜寇準以一人決策于澶淵卽我

先朝臣謙以一人成復辟之功臣守仁以一人破  
逆濠之叛臣宗憲以一人勦大寇之倭獨有宋  
之衰可恃惟李綱一人而棄而不用至後韓岳  
諸臣痛心恢復竟不免于賊臣之剗刃當時邪  
黨尚有議岳家軍爲太橫頌檜賊之能解三將  
兵者徒令千古而下咨嗟歎悼欲起讒賊而鞭  
之而奈何以堂堂

昭代顧有人焉欲蹈此奸魂之積孽也哉抑臣又  
有說焉新經臣袁應泰縱橫雖短志節可鑒雖  
有近事之失猶應憐其誓死之忠此與楊鎬之  
貪罔禍

國實難同日而語人臣當效古人同舟之助不宜  
效後世倖災之心併膽一力如救頭然則臣願  
輔臣冢臣及樞臣終日相聚而謀勿再優游袖  
視勿再顧忌人情當思屐齒欲折之深心勿學



圍棋賭墅之虛貌更願諸臣當思有事時求人甚艱毋於事定後責人太易當思今日只有此事之驚危毋於他日再多小事之爭執此尤今時救遼第一根本義也臣目擊心憤不敢不言顧終不出臣前疏用人之說他如防西虜練京營備山海護糧餉搜廢將調家丁其說不一總之得人則件件俱得失人則件件俱失臣不敢以紙上之方略而附賈生之哭涕也伏乞

皇上特示嚴勅立賜施行

宗祖幸甚臣愚幸甚臣不勝激切侍

命之至

天啓元年三月十七日具題十九日奉

聖旨該部一併議覆



論遼事責成輔臣疏

福建道監察御史臣周宗建謹

題爲制虜全無成局筭勝專在

廟堂懇

勅輔臣蚤持定識以保危疆事臣竊觀東 發難以

來兩度調兵三番易帥疲竭天下困弊中原於

無亡矢遺鏃之害而遼陽片土半沒腥羶三

年於茲訖無成筭而臣以爲遼事之壞不壞于

無兵不壞于無餉不壞于經略將帥之無人而



獨壞于大臣之無識何以明其然也方撫順失  
事之後

特簡楊鎬授之尚方十萬之師徵集塞下誠于此時  
先築撫順修我封疆俟其再入殲之境上此定  
着也乃當

國者漫無定見徒使暗濁甲流呶呶出議而輔臣  
因以爲票擬之準鎬賊遂以爲進兵之符一言  
督戰全銳俱亡則宰臣之無識誤之也旣敗之  
後馬林尚未全沒李如栢且已掣還此時惟有  
嚴備開原聯絡北關爲死守計此又一定着也  
而當

國者復漫無定見所票

明旨全無經畫二三庸流惟推一統袴之李如楨踈  
莽之劉國縉倚爲長城而鎬乃眼迷心亂茫然  
無措使開鐵繼陷屬夷淪亡則又宰臣之無識  
誤之也旣而起熊廷弼于田間再徵兵于海內  
此時以方張之銳視遼陽如掌中廷弼乃決  
計自強鑿濠峻堞使人有固志而後乃城瀋陽



屯奉集相形勢布聲援致

心疑未敢深入

獨此較爲得着而閱視一遣復亂人志用夷之言不效同舟之劍遠興當

國者復湯無定見徒使去一經臣用一經臣而或戰或守尚無定筭則又宰臣之無識誤之也至于今日新臣受事壁壘初更臣計此時惟有固其膽志多其峻防守廷弼已效之規絕賊中士之市使其退則憂于饑疲進不至于大掠一破櫻城自守之譏洗明廷弼孤忿不平之氣持之幾年虜無大利我無大害終心希中國市賞之利而悔禍求服當有定期此又今日不易之定着也乃當

國者復漫然不見一主持不聞一料理人言兵十八萬則亦曰十八萬人言餉九百萬則亦曰九百萬人言撫順可城則亦曰撫順可城隨人高下一無短長日者入犯一報已浸浸薄

上國矣于此尚不急急布置而猶從容迂緩爲太平宰相之貌一旦有警計無所之則惟有如前



歲之早閉九門而已嗚呼大臣無識若此尚可與談天下事哉臣聞宰相者上佐

天子下平四海謂其有大識大力照見天下之大勢而屹然持之始成爲真宰相若今日遼陽大勢則固曉然易見矣一同之地戟影相交非若

世宗朝之倭酋

神宗朝之關白有航海阻濤之遠也又非若先年之字儻播酋僅據彈丸其力有盡其勢易衰也彼以新銳之強憑蓄饒之後計聯西虜情熟叛臣儼然大敵而謂二三年間可能結局臣不信也即使今者入犯暫復退去而其入犯者仍在也卽更三年五年未必長驅而其可長驅者仍在也卽令現兵十四萬外再加兵十四萬而之勦絕終不敢必也爲相臣者誠知其大勢而確然以定議持之此議一定不妨明示經臣以保守明計兵食于久長使經臣不至戒心于廷弼之被言不必借城撫順之說以自白灼知其孰爲勝着則雖盈廷紛議衆口譁然羣指我以爲



怯而堅不動也灼知其孰爲敗着則雖高談介  
子侈論終軍日賈我以慷慨之氣而亦堅不動  
也夫此堅不動者則大臣謀

國之遠識非諸曹小臣所可得而及者也以此收  
遼之局卽不能出於犁庭之上策猶不失爲綱  
繆之中計脫復去此而紛紜旁襍倏而退遽  
言進取倏而來便思退避常使繚籠反在  
手而進退我無可據不幾爲趙宋之覆轍也哉

臣請輔臣自今以後須先知平章軍國乃宰相  
第一緊事料理人才乃宰相第一忠猷使全遼  
形勢常悉于胸中卽局外禁如誰得而亂吾之  
謀使海內人才素諳於平昔卽衆言互異誰得  
而熒吾之聽使兵食大計盡經於思筭卽道旁  
殊議誰得而易吾之畫以言議兵而十三萬餘  
之外益以一萬餘之家丁更無煩于再議也以  
言議餉而十四萬餘之兵應以五百餘萬之加  
派大略相當部議之多至於九百萬者可細爲  
之簡汰也以言用人而熊廷弼之氣吞驕虜張



鶴鳴之戮力行間王在晉之精析牛毛涂宗濟  
之胸羅紫塞熊明遇之奇翻八陣李邦華之思  
入重淵朱光祚之才足追風楊鶴之忠堪矢日  
俱可促而備緩急之用也此又今日一定之急  
着也故臣願相臣之早持定識也相臣能具此  
識而後任事者有恃無恐持議者無得旁撓相  
臣所以輔

新主而中興者斷無外此一事矣臣願相臣急圖之  
今日能主張遼事安穩無虞卽他有闕遺可從  
寬略畢竟爲

天啓朝第一名臣今日不能主張遼事復蹈舊日之  
轍使邊城再陷危及都邑卽使一批一對事事  
協人一身一家件件清謹要亦爲相譜中第一  
罪案相臣念此宜何從焉自古及今有臥薪嘗  
膽之恨然後有沼吳之霸業有起舞擊楫之忿  
然後有江左之中興有力決過河之勇然後有  
澶淵之凱奏有熱血欲灑之痛然後有

英廟之復辟有一日數札飛騎屢通如拱如居正之



留心邊事然後有隆萬五十餘年之款貢

國家當大疑大難之日不仗大臣決策而欲依違  
築舍俛仰人言以僥倖于無敗不幾羞宮保而  
貽

宗社之憂哉臣忠心所激義不能默然不欲繩相臣  
以難爲而獨規相臣以定識相臣識定而遼之  
殘局尚可收拾也嗟乎遼事危矣相臣不任誰  
復任者

皇上不責相臣又誰責者願

皇上早勅二輔急圖遼事毋再迂迴毋再推諉知  
罪臣所不計也臣不知忌諱披瀝愚誠惟

皇上垂察焉臣無任惶悚待

命之至

天啓元年十二月十八日具題二十日奉

聖旨軍國大計廟堂自宜主持闔外機宜仍當叅合  
畫一這所奏裁定兵餉固志峻防以待  
悔禍  
及薦舉熊廷弼等着該部詳確具奏



請備城守器具疏

福建道監察御史臣周宗建謹

題爲謹列城守應需器具乞

勅卽時製造并責能官分練以圖實效事日見尚書  
黃克纘所列城守事宜其言頗詳然臣嘗考歷  
來城守諸書及細酌臨時利害更有數端最係  
喫緊倘非

嚴勅工部卽日料理分頭置造恐臨渴之掘貽悔何  
及至于所委部僚苟不得人徒費金錢無裨實



用今有新調職方司主事沈榮繁已任勞必計  
精密其在工曹勤績最著合仍着帶銜督造諸  
器再擇精明強幹幾人佐之務使製必適用勒  
限報完不得再言姑待明日至于守城之法須  
畫定堞口約三百堞擇一年壯精能文臣任之  
預將擺堞營軍及應用器具應列將領發令各  
官分練仍各給

公帑予以便宜俾明賞信罰併許量募勇敢以資  
捍禦庶人以畫地而專軍以素演而習視聽既  
一號令自齊且於城守之中卽寓練兵之意較  
之京營混練更爲得力若止如昨歲浪派守門  
卽日日點名日日登陴總屬虛文無益於事伏  
乞

真庶

皇上立勅該部務將故套盡洗使件件實做着認  
都城有備卽一旦有急亦可恃以無恐臣因將應  
做諸器具開列于後伏乞

聖明立勅施行



計開

懸簾以避矢石火砲

木女頭以防賊推壞女牆

連棒以打女牆外上城敵人

護城遮箭牌以護堞口守軍得以擲石滾木亦

防下矢不能傷城上人

木幔以禦當面矢石

夜叉橛以擊攻城蟻附者

鐵提鈎以攻挽攻城高車使其木墜落

撞車以拒飛梯臨城

抵篙以禦雲梯

鐵標以鑿扁筏

竹立牌以防火砲火箭之類亦以蔽人射外

砲車以推徙往來逐便打賊

槎牌以禦焚門之患土壅不及將槎放下隔阻

水袋以防火

陷馬坑以防敵來路及城門之外

以上一十六件皆城守必用之需其製度機巧



自有成式此外若刀斧大銃鳥銃佛郎機及唧筒灰瓶藥弩鉛彈飛石之類不具載

天啓二年四月初四日具題初七日奉

聖旨器械着該部上緊料理沈榮准委用

請救廣寧疏

福建等道監察御史等官臣周宗建等謹

題爲河西萬分危急乞立遣大將急救危疆以固

山海事日見督臣王象乾所報 兵攻圍廣寧

勢甚危迫經臣身在閭陽驛策應調度倍極危

險撫臣身在圍城一無可恃兩重臣旣俱在死

地脫令不保山海大勢豈能復鎮今人皆知固

守山海爲一定着而不知救廣寧者卽所以護

山海保二臣者卽所以壯



神京况聞關門南海口子水涸灘長人馬易渡一片石地坦墻薄尤爲捷徑倘非急發援兵使揚旗東指外作廣寧之聲援內爲山海之擁護卽山海人心已同瓦解兵倏至豈能抵當今有新加卿銜何棟如及臣同官鄒日宣募到各兵約近一萬不日抵

京此兵原爲援遼而設今日正屬應急之時日宣之兵聞有紀律定可効用而棟如一腔熱血豈難請纓伏乞

皇上立發帑金重加犒卹仍

特勅大將如蕭如薰者統率抵關相機策應務脫經略於危併拔撫臣於死卽使必不可前有此一軍屯駐關外庶關上人心可固而關內之防守可恃若復再煩擬議羈緩不前馬如風雖有天險斷斷不足恃臣等日擊危形用敢合詞上請伏惟

皇上立斷施行

天啓二年正月二十八日具題三月初一日奉



論河西奏報不的疏

福建道監察御史臣周宗建謹

題爲河西塘報隔絕關外情形未真乞

勅嚴責諸臣無爲隱覆無事虛訛急圖補救以贖前愆事日見奴馬渡河雖經屢報大略止言廣寧不守大兵潰散經按先還關上撫臣擁衆而西終未有的確一報直述東奴果屯何地西虜果據何方某將吏果誰敗沒某道臣果誰先逃撫臣王化貞果駐關外何所現今關門作何布置



撫臣作何善後經臣作何調度間得傳聞其言不一竟不見經按諸臣明白直捷一一而告之君父可恠也若曰關門緊閉關外可竟置不理則化貞前謀雖疎而單身在外或尚自有方略未可便視同楚越也矧寧前一帶尚未陷沒則斗城尺土盡屬封疆未可遽委爲賊有也若曰一關之外已爲虜穴則張應吾何以抵死未退化貞何以駐足尚留安見此中遂無機括而遽以九泥封山海也矧又聞化貞現屯中所相去二舍則關外消息瞬息可通豈難以一騎潛偵虜情何至併化貞之報亦不一達也

國難旣迫卽仇讐可以相釋化貞正不妨以數奇謝過于廷弼卽廷弼亦何得終執齟齬以相難乃三四日間報終未詳使

君父旰食羣臣憂皇而冥然不顧不知諸臣是何肺腸豈恨不得化貞共集關上耶豈恨不得西虜卽變以成化貞之罪耶豈恨不卽棄廣寧早實高出之言耶臣以爲化貞而誠棄廣寧則化貞



不得無罪化貞而尚屯關外則經臣不得無援  
化貞而果在西虜繚籠之內亦當拔之使生俾  
歸而伏

闕受死倘化貞尚與西虜有聯絡之勢則當借爲  
捍蔽或策應化貞仍入屯廣寧以圖遏賊或密  
與愍誓請于寧前一帶置流官監護之如漢護  
南單于拒北單于故事奴虜相構

中國之利何諸臣默默無一語也日成都被圍撫  
按兩臣尚能捍禦數月未嘗辭危卽舊經臣按

臣在遼智竭計窮身殉盡節今以馬未通紛紛  
委去高出胡嘉棟輩卽不能捐脛殺賊亦當燒  
盡芻糧無爲奴資乃望影卽逃先諸臣而叩關  
入關之後有同伏鼠至不肯日馳一報以慰

聖懷而鎮內擾嗟乎嗟乎逃臣之肉尚堪食哉今日  
之事爲撫臣者惟有竭力以聯西虜使爲奴中  
梗卽可轉敗以爲功爲經臣者惟有盡瘁以控  
巖關使京師有恃卽可以功而贖過爲按臣者  
亦當開目張膽分割明白毋以直指爲調停毋



以糾察爲姑息務將諸臣實狀奴虜真情兵馬  
實數斬釘截鐵馳告

皇上庶無辱

簡書而負任使若使諸臣暗圖巧卸更事含糊

朝有典刑國有公論一時死不足惜寧不爲千秋  
後笑罵之譜哉伏乞

皇上急下嚴勅馳責諸臣如更有隱匿虛蔽不每日  
馳一實報者尚方之劍請從此始至于守關之  
任旣責經臣臣嘗覽其見聞一述故自井井倘  
令樞臣復參其間兩虎共嵎勢必相齧視師一  
畢不若仍令還部專聽廷弼料理之爲得也臣  
目憤國恤直吐其愚不勝激切待

命之至

天啓二年二月初四日具題初六日奉

聖旨這本說的是連日關外未見的報總督各官何  
俱不奏聞着兵部差人星夜探聽確奏經撫官立  
功贖罪已有屢旨了



設防天津登萊疏

福建道監察御史臣周宗建謹

題爲天津登萊之防萬不可緩懇

卽議添兵將以伐賊謀事臣觀奴賊旣陷遼陽奄  
有河東豺狼之噬貪厭無窮兼以叛賊李永芳  
多方狡幻不可測量今聞旅順之去天津三日  
夜可到其去登萊一日夜可到雖奴虜性不習  
水而叛臣賊子降服者多且海蓋四州旣皆髡  
服脫卽用其土人揚帆跨海千里之道一葦航



之卽未遽能橫行兩地而劫取糧餉抄掠民資  
不知兩地孱民弱卒其能與之抗否臣念及此  
中宵蹶起不能貼席今天津雖設撫臣畢自嚴  
而登萊尚未聞一慮及且天津現在水兵僅足  
成隊尚須廣集義勇以壯軍聲而登萊全無預  
備雖道臣陶朗先可資謀略而徒手子身豈能  
殺賊合請多募壯兵統以大將俾扼海口之要  
使一時壁壘赫然改觀庶奴酋雖狡亦苦望洋  
且兩兵一設時出游艇潛行偵探聲言恢復暗  
示搗巢使奴有內顧之疑亦可掣其入犯之肘  
此實今日扼吭擣虛第一要着至於三岔河口  
增兵壘營事在剝膚患同呼吸倘令此地不守  
雖有山海斷不可恃相臣樞臣所當專一料理  
無逾此三事者遼陷以來又將一月時日易銷  
虜謀益急伏乞

皇上卽勅畢自嚴速赴天津責成調度仍問兵部作  
何防禦登萊更問現今三岔河口作何防守保  
無虜馬渡河立勒回話毋令臣言又復沉之部



議臣無任迫切懇望之至

天啟元年 月 日具題 日奉

聖旨這所奏水陸防禦事宜該部作速議行

請崇實劾疏

福建道監察御史臣周宗建謹

題爲 氛孔熾虛飾宜除請

易宣告之文以崇實劾事日因東事敗壞勢披  
倡陷我

祖宗數百年之疆宇戕我

國家數百萬之生靈文吏武臣殞身暴骨寡妻弱

子野哭招魂怨氣慘容日月爲暗在我

君臣方當坐薪茹膽謝過于



皇天痛告于

九廟共抒忿恨各圖戮力尚恐人心積怯振作不前  
虛貌久仍怒張不起顧猶可崇飾太平僞爲張  
大以重

上帝之譴以千萬物之痛哉頃臣閱邸報有五月六  
日宣捷之舉據稱勦苗一役多所蕩平當時撫  
道勛高將吏勞苦實所難泯然不舉行于往歲  
勦定之日而舉行于今日多難之時此于憂樂  
之候已爲大舛矧張鶴鳴一腔熱血三載憂心  
方恨兵餉不敷勦局未竟雖有一番殄滅不無  
遺孽潛滋在于今日止宜剖明公案使提刀殺  
賊者得自白于

朝廷血濺衣衫者獲大伸其勞績或賞或廕使諸臣  
止受前此之功而不分任目今之亂便可收結  
公案激勵臣心又何必粉飾宣布以侈爲捷伐  
之竒勛頌爲三苗之格命也哉臣恐

上天

列祖方心厭 賊之氛未必遽信虞階之羽也臣因



見事日迫

廟堂之上且不急急爲枕戈擊節之計而尚作此嬉嬉拜舞之文臣實恥之痛之故敢謬吐其臆伏乞

皇上將此祭告一舉轉爲求助滅之禱庶或上邀天祐仰藉

祖靈可無負于警懼惕勵之義臣不知忌諱干冒天聽無任懇切待

命之至

### 舉將官疏

福建道監察御史臣周宗建謹

題爲急求將材以防固守事今日

國勢危迫目前急備無過固鑰關門謹防各口一切添兵慎守諸事大約不出臣畫一處置之疏今旣一月矣虜情日急諸備尚虛近雖新推經略定有調度而戰守專責畢竟資於武將有如人之治病必求藥石近該兵部咨訪將材其意非不甚懇第使明知其人必須卽爲議用始不



悞於時日諸臣推舉非一據臣所聞舊援遼守  
備鄧祖禹者素負勇略曾於去春度遼至甫一  
月卽遇虜渾河拚死力戰救出川兵數百身被  
四箭舊經略袁應泰壯其膽力

題加遊擊及遼城被圍時復督戰教場身傷數箭  
丁男子第率盡陣亡且於城陷之後復能用計  
潛出因以兵事數干撫臣王化貞殊有方略後  
因與道臣相左遂卽告歸且聞其逆料孫得功  
等必敗乃事其識亦有大過人者今聞其人久  
歸蘄水雖在二千里外而速取赴京或派守關  
隘或責練營兵定有實效可濟緩急又聞大同  
有裨將馬從龍者揮鞭殺賊勇力萬倍果如所  
聞俱可以資一臂所當星夜取用更無容於迂  
緩者也嗟乎七年之病尚求三年之艾事急如  
此更待何時至於 歷來專用叛賊內應臣  
於去歲夏間一答撫臣化貞一答道臣張應吾  
俱諄諄以奸細爲囑其言竟驗今者奸民窟穴  
豈曰無人特未可明示抄傳便其遮掩臣昨歲



曾專舉熊明遇以京銜專司其事未蒙

採用倘令急召明遇責以巡視捕營任其鈎察較之九門之挨查逐戶之保甲必更大有妙用敢因論將而并及之伏乞

皇上立勅施行臣不勝迫切待

命之至

天啓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具題二十四日奉

聖旨這所舉將材着該部查訪錄用

議弔恤遼亡將士疏

福建道監察御史臣周宗建謹

題爲援兵必不可緩弔恤萬不可無懇卽

勅募調使臣加意撫恤以紓愁慘以鼓義忿事臣竊觀

國家連年用兵率以寡謀屢經敗衄家家痛哭戶戶招魂愁怨之氣日月爲暗比者遼瀋繼陷殺氣連天風雲慘黯愁結萬里臣意聞報之日不知



朝廷當有何等忿惻何等哀痛而乍聞驚訝旋卽遺  
忘匝月以來不聞下一紙弔恤之文不聞出一  
句慘怛之語河邊枯骨不能博黃泉一陌之文  
野哭千家不得被

天朝銖兩之惠視其就戮若爲固然在死者欲恨幽  
冥無從告訴卽其家妻兒腸斷亦復吞聲獨使  
旁睨之人心懷私憤誰不謂

朝家如此寡恩耳聽淒聲誰不謂諸人空効死力  
旣足陰干天怒亦且冷落雄心日者調兵不應  
募兵不前效已明見於此矣今見

朝中又復急調川浙之兵但一開口幾萬幾千何  
等容易而所謂黃沙白草之頭顱風嘯雨號之  
怨氣猶然不見議一垂恤示之矜憐夫財帛者  
上之所輕尚不免許多慳惜不肯一施性命者  
人之所重乃欲其立時慷慨不一躊躇此亦世  
間大不情之甚毋論

朝家法令到此必窮卽揆之造物感召之常亦不  
應有敢死輕生之報此臣所爲日夜隱惻不能



不一呼之

皇上者也今請

皇上特布明詔申寫哀痛于三岔河口布壇設祭收  
集幽魂仍於調川兵日卽着臣同官李達科臣  
明時舉齋帶

帑金幾萬細查陣亡諸家厚爲周給再查陳策童  
仲葵秦邦屏鄧起龍周敦吉等十餘人贈官錄  
子尤錫勞秦氏并厚廕邦屏之子秦拱明以勉  
其一家殉

國之忠其浙中召募亦乞

勅撫按查爲一體賑恤庶

皇恩所激幽忿爲之一開義聲所鼓衆兵各思爭奮  
此實議調募中第一鼓舞之法諸臣言調言募  
似猶未及乎此故敢直吐其臆伏惟

皇上立賜施行仍

勅各臣刻期集兵毋致耽延以遲殺賊至於司臣劉  
時俊素懷心膽尤請兵略其於土司情形知之  
更悉脫使鎮江鴨綠之間早如時俊昨年之討



牽掣肘必無今日則調蜀兵而因收蜀中之  
才尤

國家急封疆而寬議論之一端也敢因調兵而併  
及之以備

皇上採擇臣不勝激切待

命之至

天啓元年四月二十一日具題二十四日奉  
聖旨這所奏知道了劉時俊着該部議用

巡視捉獲強賊疏

巡視中兵馬司地方福建道監察御史臣周宗

建謹

題爲捉獲強賊事該臣看得

畿輔之內剽掠屢聞先經兵馬董嘉善兩次擒獲  
大盜纍纍而喬寬王臣等又復見告又皆係廣  
寧通兵近克新卒因而出劫惡虐異常夫聚百  
千狼虎于郊市而窟聚有宅躲閃有名至于禦  
賊則怯作賊則勇臣不知主兵者當作何法以



約束之矣伏乞

皇上勅下法司先將喬寬王臣等依律處決餘盜張進祿等仍着督捕各官關會協緝仍

勅總兵杜應魁立法稽查先從將官分別清楚第擇一二貪縱如吳天壽者懲而治之則各兵自然不敢離伍何至紛紛出禦人於國門耶至坊官董嘉善以本城之官屢獲他境之賊其勤甚著且其立志甚忠怨勞不避似當優錄以鼓任事莫謂卑僚中遂無人物也臣不勝激切待

命之至

天啓三年 月 日具題 日奉

聖旨喬寬等着法司擬罪張進祿等督捕等官協緝務獲總兵官還當設法清查約束把總吳天壽仍行懲治董嘉善着紀錄該部知道



巡視捉獲地方強賊疏

巡視中兵馬司地方福建道監察御史臣周宗  
建謹

題爲捉獲地方強賊事該臣看得

輦轂之地逼近

宸居而羣盜縱橫了無顧忌究其根因皆出副將杜  
應魁所新募在應魁一腔熱膽豈不欲收羅義  
勇壯我長城而募格一懸流民響附今據諸犯  
所供見獲十有二人皆屬廣寧逋卒其諸未獲



者大半亦同逋之伴因恐以逃見戮不敢歸家  
又聞

京師餉厚因而就募既募之後已大非其奢望之  
心所入之餉漸不足供其游浪之費于是相糾  
爲盜動至幾十饑鷹餒虎所在驚人此亦今日  
紛紛募京兵者之一效矣臣每歎

國家設三大營原以護

神京而備緩急今乃釋此不講動曰外募而又不  
講求訓練之法俾其帖然就繩將

京師反多一腹心之疾京軍且將藉口謂

國家原無資于我輩賊至自有新兵擊之名欲聚  
兵而實以散兵其爲計已甚左矧又益之以盜  
乎臣因訊盜而并論及此伏乞

皇上勅下法司將見獲諸盜依律處決未獲者轉行  
杜應魁協擒盡法并

勅應魁此後立法操練現在者急爲約束空缺者毋  
再召補正不必諱言招募之襍反開躲閃之端  
蓋各兵苗莠不同竊發之奸原不累其一軍之



壯去蠹蠹以安精良卽治盜亦治兵中一法也  
至于坊官董嘉善以隔城之官擒獲多盜比其  
心計之密巡緝之勞真各坊中翹楚仍乞并  
勅吏部紀錄以爲勤事之勸庶

禁地肅清而

畿輔或得帖枕而臥也臣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

天啓二年 月 日具題 日奉

聖旨

戰守議

福建道監察御史周宗建謹議今日之事議戰  
議守不可相非而分戰于守分守于戰則皆非  
之非者也蓋賊鋒雖張兵力有限我勢雖散全  
局尚存若據云必不能守而姑爲固獸且鬪之  
說以十萬師爲孤注是藥中之劫劑非策之全  
者也若狙云必不能戰而姑爲嬰城株守之策  
是竭四海以事一隅 不必西渡而我已坐壞  
此北魏之所以困齊者是苟且旦夕之計也故



欲定今日關外之畫必先破去其不能守不能  
戰六字而後東事庶乎可爲耳今經撫兩臣各  
持不相下之見全不打筭河西實落情形實落  
戰具主進者作如何勝筭卽小有挫失保如何  
收拾主守者作如何著謀卽暫時固守保如何  
歸結從此儘力算過一番果各有不敗之着扼  
定在心便須明目張膽將此成畫暢言而告  
君父如趙克國之對朝問往返十數曾不爲瑣又何  
至紛紛爭辨徒聞勝于口舌間耶故職謂今日  
且勿輕議去留請畧倣漢廷之問克國者走一  
飛騎先問經臣果何以能守無妨進取具一方  
畧密上之

朝廷又問撫臣果何以能戰不至一擲亦具一方畧  
密上之

朝廷使舉朝之人了了心目實信得過而後或聽其  
獨任或分其職守定限二十日往返未爲晚也  
若謂職言爲緩必欲定于一朝則請以鎮守山  
海專責熊廷弼練兵飭防築臺固壘爲都城一



金澤爲廣寧一後勁去其經畧之名仍以經畧  
遼事專畀王化貞聽其展布使相機而圖伺隙  
而動無復有滑稽輕詆相笑于旁辨論分爭相  
持于後庶精神各有專用將吏各有專轄各用  
兩臣之長而無分兩臣之袒東事庶不至于决  
裂也謹議